

後漢

卷五十八之六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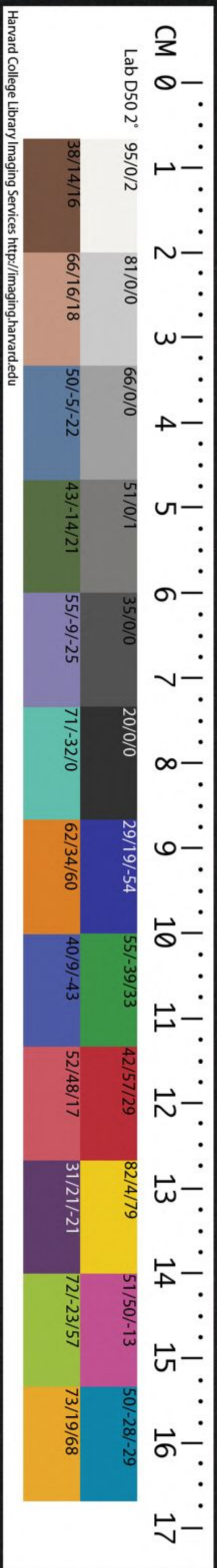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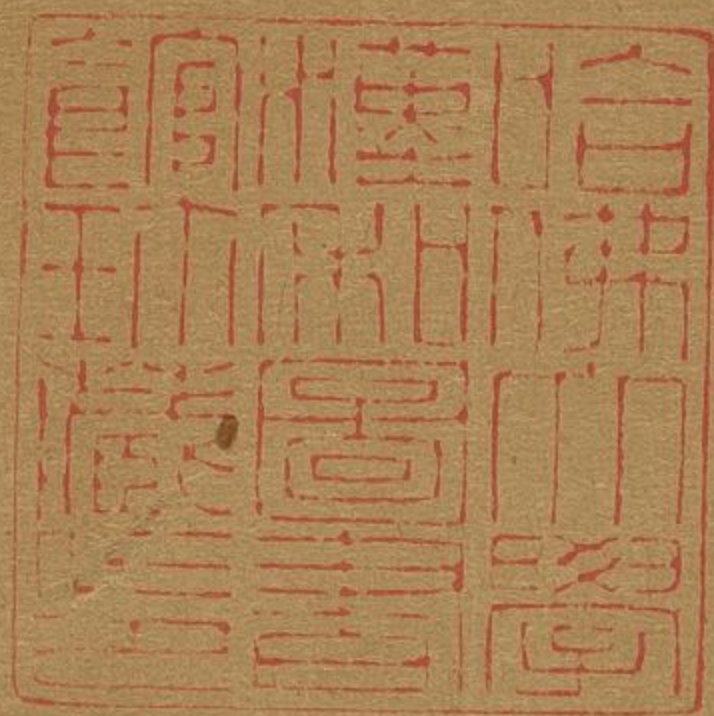
70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 2455/21



後漢書卷五十八上

桓馮列傳第八

塔上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皇明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桓譚傳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

相縣名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西北

父成帝時

為太樂令譚以父任為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學多通

徧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為章句

說文曰詁訓古言也
章句謂離章辨句委

曲枝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楊雄辯析疑異性嗜

倡樂

倡俳優也

簡易不脩威儀而意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

抵哀平間位不過郎傅皇后父孔鄉侯晏深善於譚

后哀帝后

是時高安侯董賢寵幸女弟為昭儀皇后日已疏

晏嘿嘿不得意譚進說曰昔武帝欲立衛子夫陰求陳

皇后之過

子夫衛皇后也本平陽主家謳者得幸於武帝生男據遂立為皇后陳皇后武帝姑長公主嫖女也擅寵十餘年無子聞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上怒遂挾婦人媚道事覺廢居長門宮嫖音匹妙反

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董賢至愛而女弟尤幸殆將

有子夫之父可不憂哉晏驚動曰然為之奈何譚曰刑

罰不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

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

技此不可不備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借

以重執貽致譏議不如謝遣門徒務執謙慙此脩已正

家避禍之道也晏曰善遂罷遣常客

常或作賓

人白皇后如

譚所戒後賢果風太醫令真欽使求傅氏罪過遂逮后

弟侍中喜詔獄無所得乃解故傅氏終全於哀帝之時

及董賢為大司馬聞譚名欲與之交譚先奏書於賢說

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能用途遂不與通當王莽居攝篡

弑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

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莽時為掌樂大夫更始立召拜大

中大夫世祖即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大司

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
開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
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
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
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
以爲國是也莊王名旅穆王商臣之子也孫叔敖楚叔
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
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
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
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

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

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

可定躁猶動也謂躁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

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

以才逐而鼂錯以智死賈誼洛陽人也事文帝爲博士

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志所出絳灌之屬害之文帝亦

疏之乃以誼爲長沙太傅鼂錯潁川人也事文帝爲太

子家令號曰智囊景帝即位爲御史大夫請削世雖有

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

寒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
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

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讐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為吏高祖時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市井子孫不得官為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錢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中家猶中可保也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收稅謂舉錢輸息利也觀記曰中家子為之保役受計上疏趨走俯伏譬若臣僕坐而分利也

是以眾人慕効不

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

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畀與也東觀記載譚言曰賈人多通

侈靡之物羅紈綺繡雜絲玩好以淫人耳目而竭盡其財是為下樹奢媒而置貧本也求人之儉約富足何可得乎夫俗難卒變而人不可暴化宜如此則專役一已抑其路使之稍自衰焉畀音必二反

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脩則穀入

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

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

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

者校定科比科謂事條比謂類例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

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法也書奏不省是時帝

方信識多以決定嫌疑又疇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

復上疏曰臣前獻瞽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

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

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

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

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

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識記伎謂方伎醫方之家

也數謂數術明堂義和史卜之官也圖書即識緯符命之類也以欺惑貪邪誣誤人主

為可不抑遠之哉東觀記載譚書云矯稱孔丘為識記以誤人主也臣譚伏聞

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黃白謂以藥化成金銀也方士有方術之

士也而乃欲聽納識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

卜數隻偶之類言偶中也陛下宜垂明聽登聖意屏羣小之

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蠹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雷

發聲衆物同應俗人無是非之心出言同者謂之蠹同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

士有難則貴介冑之臣介甲也冑兜鍪也今聖朝興復祖統為

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

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恩誘或至虜

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

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而莫知與之為

取言先饒與之後乃可取之老子曰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

不開何征而不剋如此則能以狹為廣以遲為速亡者

復存失者復得矣帝省奏愈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

所處楊衍之洛陽記曰平昌門直南大道東是明堂大道西是靈臺也帝謂譚曰吾欲

識决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識帝問其故譚復

極言識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

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六安郡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

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初譚著書言當世

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新論一日本造

二子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徵六譴非七啓寤八祛蔽

九正經十識通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

策十五閱友十六琴道本造閱友琴道各一篇餘並有

上下東觀記曰光武讀之勅言卷大命皆別為上下凡

九篇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東觀記曰琴

發首所著賦誄書奏凡二十六篇元和中肅宗行東巡

馮衍傳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東觀記曰其先上黨潞

野王元帝時為大鴻臚野王字君卿奉世之長子也東

內侯座生衍華嶠書曰衍祖父立衍幼有奇才年九歲

能誦詩至二十而博通羣書王莽時諸公多薦舉之者

衍辭不肯仕時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將軍廉丹討伐山

東丹辟衍為掾與俱至定陶莽追詔丹曰倉廩盡矣府

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

中野無以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衍以書示之衍因說

丹曰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

也於正道雖違逆而事有成功者謂之權所謂反經合義者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

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

飲稱於諸侯左氏傳齊晉戰于鞍晉卿韓厥逐及齊侯齊臣逢丑父乃與齊侯易位使齊侯御車

韓厥將及齊侯丑父令齊侯如華泉取飲韓厥乃獻丑父於郤克郤克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

有一於此將為戮矣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鄭祭仲立突

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

子之道也祭仲鄭大夫突及忽皆鄭莊公子也莊公薨祭仲公羊傳曰祭仲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以為知權

其知權柰何宋人執之謂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

可以存易亡古人有權者祭仲是也權者反乎經後有善者也行權有道殺人以自

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詭於眾意寧國存身賢智

之慮也詭違也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

祐之吉無不利皆周易下繫辭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軍

殘眾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負義於時負猶失也智者不為勇

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怠怠懈也言當急趨時張良以五世相

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張良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

五代相韓謂良父及祖相韓之五王也後秦滅韓良家
僅三百人乃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得力士為鐵椎重
百二十斤擊始皇於博浪沙中博浪地名也勇冠乎賁育
在鄭州武陽縣南椎音力追反謂擊之也

名高乎泰山孟賁夏育並古之勇士也前書音義曰將
孟賁生拔牛角夏育衛人力舉千鈞也將

軍之先為漢信臣廉褒襄武人宣帝時
為後將軍即丹之先新室之興英俊

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愛其

甘棠而況子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詩小雅曰雖無
德與汝式歌且

舞言漢氏之德人歌舞之也
尚書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屯據

大郡鎮撫吏士砥礪其節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雄桀

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從橫之變興社稷之

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

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與猶
如也功敗名喪耻及先祖哉

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而為功願明公深計而無

與俗同丹不能從進人睢陽復說丹曰蓋聞明者見於

無形智者慮於未萌况其昭哲者乎哲明
也凡患生於所

忽禍發於細微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曰有高人

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贅於人故信庸庸之論

破金石之策庸常也金石
以論堅也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

决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役猶
賤也時不重至公勿再

計丹不聽遂進及無鹽與赤眉戰死無鹽縣名屬東平
郡故城在今鄆州

須昌須昌
縣東衍乃亡命河東華嶠書曰丹死衍西歸更以亡命
軍下司命乘傳逐捕故亡命更

始二年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永字君長

司隸校尉衍因以計說永曰衍聞明君不惡切慙之言

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實慙

也幽冥論深遠也爭引謂引事與君爭也事非一塗故曰萬機之變也東觀記衍更始時為偏將軍與鮑永相

善更始既敗固守不以時下建武初為揚化大將軍掾辟鄧禹府數奏記於禹陳政言事自明君以下皆是諫

鄧禹之詞非勸鮑永之說不知何據有此乖違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

金石令聞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

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

矣始自東郡之師離遭也莽居攝元年翟義起兵於東郡莽發八將軍以擊之東郡今滑州

也繼以西海之役莽居攝元年西羌龐參等怨莽奪其地為西海郡攻西海太守程永

莽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巴蜀沒於南夷莽篡位敗西南夷响町王

大尹程隆莽發巴蜀吏士擊之出入三年死者十七八緣邊破於北狄莽建國三年烏珠單

于遣左賢王入雲中大殺吏人大輩萬餘中華數千殺

鴈門朔方太守略吏人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也

遠征萬里暴兵累年暴露禍罕未解兵連不息挈謂相連引也

刑法彌深賦歛愈重眾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

殘於內元元無聊飢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

丘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蜂起於是江湖之上海

岱之濱風騰波涌更相駘藉莽時江湖海澤麋沸青徐荆楚之地搔擾前書音義

日貽蹈也今此為駘古字通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太

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皇帝以聖

德靈威龍與鳳舉率宛葉之眾將散亂之兵唾血昆陽

○劉放曰案唾血是盟時唾血此當作喋與前書同也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

九虎之軍莽末下江兵鄧暉王匡攻武關莽乃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以捍匡等擊破六虎敗走

三虎乃保京師倉鄧暉等乃開武關迎更始雷震四海席卷天下席卷言攘無餘也

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暮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

脩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

二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

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然而諸將虜

掠逾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

飢者毛食寒者裸跣毛草也臣賢案衍集毛字作無寃今俗語猶然者或古亦通乎寃

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

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

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

大將軍之事豈得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言當恢廓規摹

不可空自清潔徒約束脩身而已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

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

吾吉甫申伯周宣王之元舅也召虎召穆公也吉甫攘謂尹吉甫也皆周宣王臣夷吾管仲之字也攘

其螿賊螿賊食禾稼蟲名論姦盜侵漁也螿音牟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

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為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

聞之兵父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

之際復擾邯戰謂王郎也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

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柰何自怠不為

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疆胡并陘關也要害

東觀記作石陘關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

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為用備不

豫具難以應卒卒音倉忽反今生人之命縣於將軍將軍所

杖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東觀記曰無謂無賢路有聖人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則雖

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為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

屯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

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

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

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

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

之策孫武吳王闔廬將吳起魏文侯將並著兵書也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

白黑白黑猶賢愚也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

於千載富貴傳于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伊尹呂望未既

素重行爲且受使得自置偏裨乃以行爲立漢將軍東觀

記曰時未得置領狼孟長屯太原狼孟縣名屬太原郡故城在今并州陽曲

偏裨將五人也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扞衛并土及世祖

此萬曆十四年刊

卽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

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為延所獲東觀記曰鄧禹使積弩將軍馮愔將兵擊邑愔

悉得邑母弟妻子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卽拜

為上黨太守東觀記曰遣騎都尉弓里游諫大夫何叔武卽拜邑為上黨太守因遣使

者招未衍未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東觀記衍與邑素誓

列頸俱受重任衍乃遺邑書曰蓋聞晉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

趙武逢難而程

嬰明其賢趙盾晉卿生趙朔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滅其

族朔妻有遺腹走公宮趙朔客程嬰公孫杵臼杵臼謂

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生男吾

奉之卽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朔妻生男屠岸賈聞之

乃索於宮中夫人置兒於絝中祝曰今一索不得後必

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程嬰曰今一索不得後必

復索之杵臼乃取它嬰兒負之匿山中諸將共攻殺杵

臼并孤兒然趙氏真孤乃在程嬰所卽趙武也居十

五年晉景公乃立趙武為卿而復其田邑事見史記二

子之義當矣今三王背叛赤眉危國天下螳動社稷顛

隕螳動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伯王擢選

剖符專宰大郡文帝初與郡守始為銅虎符竹使符分持其一以為瑞信剖卽分也夫上

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西為國蔽三關謂上黨關壺口關石

豈不哀哉張儀說楚王曰秦下甲攻衛陽晉大開天下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猶屈膝也左傳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臣無二心古

之制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

易其辭

晏子春秋曰齊大夫崔杼弑齊莊公乃劫諸大夫盟有敢不盟者戟鉤其頸劍承其心曰不與

崔氏而與公室者盟神視之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者七人而後及晏子晏子奉血仰天曰崔氏無道而

殺其君若有能復崔氏而嬰不與盟神視之遂仰而飲血崔氏曰晏子與我則齊國吾與共之不與我則戟在

脰劍在心子圖之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意非勇也留吾以利而背其君非義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

嬰可回而求福乎劍刃鉤之直謝息守郕魯不兵推之嬰不革矣崔子遂釋之

喪其邑

左傳孟孫之家臣謝息孟孫從魯昭公如楚謝息為孟孫守郕邑晉人來理杞田季孫將以郕

邑與之謝息不可曰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

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謝息曰古人有言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季孫曰吾與子桃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

於桃杜預注曰挈瓶汲器諭小智也由是言之內無鉤魯國下縣東南有桃虛萊柞二山名

頌之禍外無桃萊之利臣賢案謝息得桃邑萊而被畔

人之聲蒙降城之恥竊為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竊邑畔

君以要大利曰賤而必書莒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

滅是以大丈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未有背此而身名

能全者也

庶其邾大夫以邾邑漆間丘奔魯故言竊邑畔君以要利也牟夷莒大夫竊牟夷及防茲

求奔昭公三十一年邾異旼以濫來奔左傳曰以地畔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以名其人終為不義不

可滅已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此所謂三畔人名者也為伯玉

深計莫若與鮑尚書同情戮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

功如以尊親係累之故能捐位投命歸之尚書大義既

全敵人紆怨上不損剖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

高談無愧天下若乃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行恐伯

王必懷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之禍

史記曰趙孝成王時韓上黨大

守馮亭使人至趙曰韓不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人皆

安為趙不欲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趙王

大喜召平陽君豹告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

豹曰聖人甚惡無故之利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

相通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必勿受也

趙王不聽遂發兵取上黨於是秦人圍趙阬其卒四十

萬秦又圍邯鄲又攻西周拔之昔晏平仲納延陵之誨

故言懷周趙之憂前年猶往時

終免樂高之難

延陵邑名吳公子季札所封故以號焉

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晏子因陳桓

子以納邑與政是以免於樂高之難樂謂子雅高謂子

尾皆齊大夫左氏魯昭公

八年樂高作難晏子無罪

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

身之惡

孫林父衛大夫孫文子也穆子魯大夫叔孫豹

也左傳衛侯使孫林父聘魯且尋盟公登亦登

叔孫穆子相儀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

吾子不後寡君未知所過孫子無詞亦無悛容穆子曰

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至襄十四年

孫林父逐出衛獻公獻公復入國林父遂以威邑畔是

陷以終

以為伯玉聞此至言必若刺心自非嬰城而堅

身之惡

守則策馬而不顧也

言不過為

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

因敗以成勝願自彊於時無與時同邑報書曰僕雖駑

怯亦欲為人者也豈苟貪生而畏死哉曲戟在頸不易

其心誠僕志也間者老母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

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生

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間相去

幾何誠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橫分

邑之願也間者上黨黠賊大眾圍城義兵兩輩入據井

邑之願也間者上黨黠賊大眾圍城義兵兩輩入據井

陘邑親潰敵圍拒擊宗正即劉自試智勇非不能當誠

知故朝為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輔謂鄧隴西北地

從風響應其事昭昭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足以比言

白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下存亡誠云命也邑雖沒身

能如命何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

君臣大義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其誰為老母拘執

恩所當留而厲以貪權誘以策馬抑其利心必其不顧

何其愚乎邑年三十歷位卿士性少嗜慾情厭事為況

今位尊身危財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君長敬通

君長鮑揭節垂組自相署立揭音其謁蓋仲由使門人

為臣孔子譏其欺天君長據位兩州加以一郡行集鮑

軍事安集并州擁兵屯太原而河東畔國兵不入更

與太原李仲房同心并力始敗故諸國畔也不入疑言不征之上黨見圍不窺大

谷也疑縣名屬河東郡順帝改曰永安即上所謂黠賊所圍城者也大谷自太原趣上黨之

宗正臨境莫之能援兵威屈辱國權日損三王背畔赤

肩害主未見兼行倍道之赴昔墨翟累繭救宋申包胥

重脰存楚衛女馳歸唁兄之志衛女衛宣公庶子頑之

即戴公弔失國曰唁衛懿公為狄所滅戴公乃亡廬于主亡一歲莫知定所虛冀妄言苟肆鄙塞未能事生安

能事死未知為臣焉知為主豈厭為臣子思為君父乎

欲搖泰山而蕩北海事敗身危要思邑言衍不從或訛

言更始隨赤眉在北末衍信之故屯兵界休界休縣屬太原郡今

汾州縣方移書上黨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未遣弟升及

子婿張舒誘降涅城東觀記曰升及舒等謀使營尉李

馬晏立故謁者祝回為涅長涅縣名屬上黨郡故城在今潞州鄉縣西涅音奴結反舒家在上黨

邑悉繫之又書勸未降未不答東觀記載邑書曰愚聞

士不微幸而出危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新帝立不肯

降擁衆而據壁欲襲六國之從與邑同事一朝內為刎

頸之盟與兵背畔攻取涅城破君長之國壞父母之鄉

首難結怨輕弄凶器人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為此計昔

者韓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見威執項羽

石出高帝不知天時就烹於漢知伯分國既有三晉欲

人無已身死地分頭為飲器君長銜命出征擁帶徒士

無泥不能救河東畔不能取朝有顛沛之憂國有分

崩之禍上無仇牧之節下無不占之志天之所壞人不

能支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威行得衆不及智

伯萬分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明人臣之義當先

知故主之未然欲貪天下之利宜及新主之未為今故

主已敗新主既成四海為羅網天下為敵人舉足遇害

動搖觸患履深淵之薄冰不為噓涉千鈞之發機不知

懼何如其知也絕鮑氏之姓廢子都之業謂堯之言服

桀之行忘天命也張舒內行邪孽不遵孝友疏其父族

外附妻黨已收三族將行其法能逃不自詰自是與邑

者舒也能夷舒宗者予也未邑遂結怨焉

有隙邑字伯玉馮翊人也後為漁陽太守東觀記曰邑

也其先齊諸田父豐為王莽著威將軍邑有大節涉學

藝能善屬文為漁陽太守未到官道病徵還為諫議大

夫病卒末衍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幅巾降於河內不

冠幘但以一幅帝怨行等不時至未以立功得贖罪遂

巾飾首而已

任用之立功謂而衍獨見黜未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

悅下懷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五十三

列傳

卷五十三

列傳

卷五十三

列傳

卷五十三

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日記有之人
有挑其鄰人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

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
邪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此並陳軫對秦王之詞也見戰

國策引之者言已為故主守節亦冀新帝重之也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

之臣何患死亡頃之帝以衍為曲陽令曲陽縣名屬常山郡故城在今

定州彭城縣西也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

讒毀故賞不行建武六年日食續漢志曰建武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史

宮不見郡以聞衍上書陳八事其一曰顯文德二曰褒武烈三

曰修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

差秩祿八曰撫邊境書奏帝將召見初衍為狼孟長以

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為司空長史讒之於尚書

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風俗通曰

周生姓也豫章舊志曰豐字偉防太山南武陽人也建武七年為豫章太守清約儉惠護等懼之

即共排間衍遂不得入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以

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交結由是為諸王所聘請

與及就並光烈皇后母弟也衍集與陰就書曰衍聞神

龍驤首幽雲蒸明聖修德志士思名是以意同情合

聲比相應也伏見君侯忠孝之性慈仁懇慙論議周密

恩慮深遠顧以微賤數蒙聖恩被侯大惠衍年老被病
恐一旦無祿命先犬馬懷抱不報齎恨入冥思剖肝膽
有以塞責方今天下安定四海咸服蒙恩更生之臣無
所効其死力側聞東平山陽王壯當之國擇除官屬衍
不自量願侯白以衍備門衛鄙語曰水不激不能破舟

夫不激不能飲羽不念舊惡名賢所高負責之臣欲尋
言不敢惟侯哀憐深留聖心則闔棺之日鬼復何恨尋
為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
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行由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
問時衍又與就書曰奏曹掾馮衍叩頭死罪衍材素愚
駑行義汗穢外無鄉里之譽內無汗馬之勞猥蒙明
府天覆之德華寵重疊間者掾史疑衍之罪眾煦飄山
當為灰土賴蒙明察揆其素行復保首領倍知厚德篤
於慈父寢淫肌膚滲漉骨髓德重山嶽澤深河海前送
妻子還淄縣遭雨逢暑以七月還至陽武聞詔捕諸王
賓客惶怖詣闕冀先事自歸十一日到十二日書報歸
田里即日束手詣洛陽詔獄十五日夜詔書勿問得出
遭雨又疾大困冀高世之德施以田子老馬之
惠贈以秦穆駿馬之恩使長有依歸以效忠心西歸故
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

後漢書卷五十八上終 桓馮列傳第十八上終

後漢書卷五十八下 馮衍傳第十八下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皇明國子監祭酒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馮衍傳

建武末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

之則疏譽之則親

史記曰魏無知薦陳平於高祖高祖
以平為將絳灌等咸譖平曰雖美丈

夫如冠玉耳居家盜嫂今大王命護軍諸將金多者得
善處金少者得惡處高祖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
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楚漢相拒臣進奇謀之士
盜嫂受金又何足疑高祖乃令平盡護諸將也以文

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為罪施之以德則為

功魏尚槐里人文帝時為雲中守匈奴不近雲中後坐

上首虜差六級下之吏罰作之馮唐諫文帝曰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罰太重賞太輕帝悅是日令唐持節赦尚復以為雲中守也

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妒於公孫弘史記曰董仲舒為人廉直公孫弘習春秋不如董生弘希

時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時膠西王帝兄驕縱弘乃言於上曰獨仲舒可使相膠西膠西王

素聞仲舒亦善待之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史記曰李廣隴西成紀人也為前將軍從衛青討匈奴青不使當匈奴廣乃失道後期青令對簿廣乃引刃自刎知與不知莫不流涕

此忠臣之常所為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

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

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

私門之禍衍之祖馮參忠正不屈節於王氏五侯參嫡

大逆參自殺親族死者十七人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

敢回行求時之利回邪也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

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脩勅外遠嫌疑故敢與

交通興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欲遺其財為立基本生業也臣自惟

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昔在更

始太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

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

於今遭清明之時飭躬力行之秋而怨讐叢興譏議橫

世蓋富貴易為善貧賤難為工也疏遠壠畝之臣無望

萬曆二十四年刊

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書奏猶以前過不用衍

不得志退而作賦又自論曰馮子以為大人之德不碌

碌如玉落落如石老子道德經之詞也言可貴可賤皆非道真玉形碌碌為人所貴石形落落

為人所賤賤既失矣貴以未得言當處才不才之間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翺

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風興與雲蒸言相須也東方朔誠子書曰聖人之道一

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處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進退無

主屈伸無常故曰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與物

趣舍史記司馬談之詞也言法度是非皆隨時俗物所趨則向之所舍則違之所謂隨時之義也常

務道德之實而不求當世之名闊略杪小之禮蕩佚人

間之事放蕩縱逸不拘恒俗也正身直行恬然肆志顧嘗好倣儻

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倣儻卓異貌也喟然長嘆自傷不遭又

棲遲於小官不得舒其所懷抑心折節意悽情悲夫伐

冰之家不利雞豚之息言食厚祿不當求小利也禮記曰畜馬十乘不察雞豚伐冰

之家不畜牛羊代冰謂卿大夫以上以其喪祭得賜水故言代冰也韓詩外傳曰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

害大夫不言委積駟馬之家不特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恃牛羊之入也委積之臣不操市

井之利韓詩外傳曰子乘之君不通貨財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勸而孤寡有所措

也況歷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益狹居處益貧惟夫

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慮時務者不能興其德為身求者

不能成其功言不可兼也去而歸家復羈旅於州郡身愈據

職家彌窮困卒離飢寒之災有喪元子之禍先將軍葬

渭陵哀帝之崩也營之以爲園

奉世爲右將軍卽衍之曾祖故言先將軍謂陵

元帝陵在長安北五十里哀帝義陵在長安北四十六里奉世墓入義陵塋中所以衍不得入葬而別求也

於是以新豐之東鴻門之上壽安之中

太上皇思東歸乃遷豐邑人於

此立縣故曰新豐鴻門阪名前書音義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此下阪口地勢高敞四通

廣大南望鄜山北屬涇渭東瞰河華龍門之陽三晉之

路龍門河所經今絳州縣也三晉謂韓趙魏也西顧鄠郛周秦之丘宮觀之

墟鄠縣二水名周文王都鄠武王都郛秦本封在隴西秦縣周平王東遷以後秦始有岐周之地故總言周

秦之丘丘亦墟也通視千里覽見舊都遂定塋焉衍墓在今新

退而幽居蓋忠臣過故墟而歔歔孝子入舊室而哀歎

每念祖考著盛德於前垂鴻烈於後遭時之禍墳墓蕪

穢春秋蒸嘗昭穆無列年衰歲暮悼無成功將西田牧

肥饒之野殖生產修孝道營宗廟廣祭祀然後闔門講

習道德觀覽乎孔老之論庶幾乎松喬之福列仙傳赤

時雨師也服水玉能入火自燒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能隨風上下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游

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上隴阪陟高岡游精宇宙流

目八紘尹文子曰四方上下曰宇蒼頡篇曰冉輿所屆曰宙淮南子曰九州之外乃有八蠻八蠻之外

乃有八紘也歷觀九州山川之體追覽上古得失之風愍道

陵遲傷德分崩夫覩其終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誅其

道疆理九野經營五山眇然有思陵雲之意疆界地理正也九

謂九州之野經營猶往來五山卽五嶽也乃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

萬曆二十四年刊

者言光明風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其辭曰開歲發

春兮百卉含英開發皆始也爾雅曰春為發生甲子之

朝兮汨吾西征君子奉事尚早故以朝言之汨行貌楚詞曰汨吾南征汨音于筆反發軔

新豐兮裴回鎬京軔止車木也陵飛廉而太息兮登平

陽而懷傷飛廉觀名武帝元封二年立於長安上有銅飛廉因以名焉前書音義曰飛廉神禽能致

風氣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平陽縣名故城在今岐州岐山縣西南悲時俗之險阨兮哀

好惡之無常時既險薄所以好惡不同棄衡石而意量

兮隨風波而飛揚衡秤衡也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言時人棄衡石以意測量喻背法度也

介而慕古兮豈時人之所熹言時俗溺於權利也同已則親之異已則妒之今也

不與之同所以見惡也沮先聖之成論兮題名賢之高風忽道德

之珍麗兮務富貴之樂耽沮敗也題陵也耽亦樂也言時人之行如此遵大

路而裴回兮履孔德之窈冥固衆夫之所眩兮孰能觀

於無形遵循也大路大道也老子曰大道泛兮又曰孔德之容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又曰大象無形孔

物而不容時俗眩於名利孰能觀大象無形哉行勁直

以離尤兮羌前人之所有內自省而不慙兮遂定志而

弗改離遭也尤過也羌語發聲也言古人有為勁直行而遭尤過者有之矣即屈原賈誼之流也衍內自

省察不慙於古人遂守志不改也欣吾黨之唐虞兮愍吾生之愁勤聊

發憤而揚情兮將以蕩夫憂心傷已不逢堯舜也蕩散也往者不可

攀援兮來者不可與期病沒世之不稱兮願橫逝而無

由言唐虞往不可攀援而及將來賢哲又不可豫期所也論語孔子曰君子病終身之後名譽不稱又願縱橫遠逝而其路無由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念人生之不再兮悲六親之日遠雍縣名屬右扶風故

時者止也神靈之所止也史記曰奏并天下祠雍四時

漢加黑帝謂之五時消搖猶觀望也超過也略陽縣名

屬天水郡今隴州隴城縣也六親夫婦父子兄弟也

之波聲芟薛山一名峯峩在今三原縣顧鴻門而歔歔

兮哀吾孤之早零何天命之不純兮信吾罪之所生傷

誠善之無辜兮齋此恨而入冥零落也吾孤早零即上

早歿末有邪僻故云誠善辜罪也冥嗟我思之不遠兮

豈敗事之可悔雖九死而不眠兮恐餘殃之有再淚沈

瀾而雨集兮氣滂滂而雲披心怫鬱而紆結兮意沈沈

而內悲言已往者託於貴戚之權幾陷誅戮之罪此由

我思慮不深遠已敗之事悔之無及雖復九死

而目不瞑言怨恨之深也楚詞曰雖九死其猶未悔眠

即瞑也今縱筋躬自勗又恐殃禍至在所以淚落意沈

氣憤心瞰太行之巖我今觀壺口之崢嶸悼丘墓之蕪

穢兮恨昭穆之不榮太行山在上黨南壺口山在上黨

上黨降趙趙封亭三萬戶號華陽君死因葬上黨其墓

在今潞州上黨縣西行在關中遙相望之即序所謂通

視千里覽見舊都者也差歲忽忽而日邁兮壽冉冉其

不與耻功業之無成兮赴原野而窮處與猶待也功業

故赴原野昔伊尹之干湯兮七十說而乃信臯陶釣於

而窮居而窮居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無二士之遭遇兮抱忠貞而莫

達率妻子而耕耘兮委厥美而不伐

伊尹名摯負鼎俎以干湯七十說而

乃信謂年七十說湯乃得信也皇甫謐帝王記曰伊摯

豐下銳上色黑而短僂身而下聲年七十而不遇湯聞

其賢設朝禮而見之摯乃說湯至於王道信音申呂氏

春秋曰舜陶於河濱漁於雷澤今言臯陶未詳雷澤在

今濮州雷澤縣東也

韓盧抑而不縱兮騏驥絆而不試獨慷慨而

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識

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天下之壯犬也淮

南子曰絆騏驥而來千里衍喻已不高才而不

申所以獨慷慨遠覽非庸庸之徒所能識也

卑衛賜

之阜貨兮高顏回之所慕重祖考之洪烈兮故收功於

此路

卑賤也阜積也衍賤子貢貨殖慕顏回樂道所以

求富貴恐致黜辱

循四時之代謝兮分五土之刑德相

林麓之所產兮嘗水泉之所殖修神農之本業兮採軒

轅之奇策追周棄之遺教兮軼范蠡之絕迹

周禮五土曰山林

二曰川瀆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家語曰地東

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穀梁傳曰林屬

於山曰麓周禮曰山林動物宜毛植物宜阜淮南子曰

汾水濁宜麻濟水和宜麥河水調宜菽洛水輕利宜禾

渭水多力宜黍江水肥宜稻管子曰四七二一八尺而

至於泉其水白而甘宜黍林三七二一尺而至於泉

其水黃而有臭宜大菽與麥二七一十四尺至於泉其

味鹹宜稻與麥此嘗水泉之所殖也周易曰神農氏斲

木為耜採木為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周書

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軒轅黃帝也大戴

禮曰黃帝時播種百穀草木節用水火財物人得其利

周棄帝嚳之子播種百穀草木節用水火財物人得其利

遂好耕農相地宜其人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

師天下得其利地宜其人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

勾踐苦身戮力故得復國報耻既而以爲大名之下難以

父居乃與其私屬滅浮海以行變姓名適齊爲鴟夷子

皮之陶爲朱公終

陟隴山以隄望兮眇然覽於八荒風

萬曆四十四年刊

波飄其並與兮情惆悵而增傷荒猶遙也古字通入覽

河華之泱泱兮望秦晉之故國憤焉亭之不遠兮愠去

疾之遭惑馮亭以上黨降趙秦破趙於長平而亭死故言不遂愠怨也馮去疾為秦丞相胡亥元年

用趙高計始皇大臣咸見誅戮無遺脫者是遭惑也亭及去疾皆衍之先故遠懷憤怨也決音烏朗反泱音莽

流山岳而周覽兮徇碣石與洞庭浮江河而入海兮泝

淮濟而上征碣石海畔山也在今平州中洞庭湖名也中有洞庭山在今岳州西南衍既不同流

俗情多憤怨故假言涉歷江山周流河海屈原云吾將游遠逝以自適路脩遠以周流之類也

瞻燕齊之舊居兮歷宋楚之名都哀羣后之不祀兮痛列國之

為墟燕都今薊縣也齊都營丘今臨淄縣也宋都睢陽今宋州也楚初都丹陽在歸州後都郢在今荊州

考烈王為秦所逼又徙都壽春今壽州也馳中夏而

升降兮路紆軫而多艱講聖哲之通論兮心悞憶而紛

紜紜紜猶盤曲也悞憶猶鬱結也惟天路之同軌兮或

帝王之異政堯舜煥其蕩蕩兮禹承平而革命惟思也言思上

天之路軌躡則同而帝王政教參差有異班固曰仰天

路而同軌白虎通曰德合天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政

言異政也煥文章貌蕩蕩政化平暢貌論語孔子曰惟

天為大雅堯則之煥乎其有文章蕩蕩乎人無能名焉

堯舜同道故兼言之舜禪位於禹禹承堯舜之後而改制度禪子故曰承平革命也

并日夜而幽思兮終怵憚而洞疑高陽懇其超遠兮世孰可與論茲

楚詞云心怵憚而懷感廣蒼云怵憚禍福未定也怵音

宅乎反憚音宅紆反本或作恹恹恹音丑加反恹音丑

制反未定也高陽帝顓頊之號也洞亦不定也史記曰

虛揚洞疑又曰高陽氏沈深而有謀疏通而知事以其

有謀而疏通故訊夏啓於甘澤兮傷帝典之始傾頌成

欲與之論事

萬曆二十四年刊

康之載德兮詠南風之歌聲

訊問也啓禹子也尚書曰啓與有扈大戰于甘之野

孔安國注云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故啓征之於

甘野甘野在今鄭縣洛陽既德薄同姓相攻故傷帝典之

傾也易曰德積載史記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三

十餘年而不用周南召南謂國風之首篇歌文王之德

故誅之也非思唐虞之晏晏兮揖稷契與爲朋苗裔紛

舜南風之歌

其條暢兮至湯武而勃興

尚書考靈耀曰放勳欽明文思晏晏鄭玄注曰寬容覆載

謂之晏稷名棄爲堯后稷契爲堯司徒契十四葉孫號

湯滅夏桀桀而王有天下后稷十六葉孫周武王威殷紂

而王天下昔三后之純粹兮每季世而窮禍弔夏桀於

勃盛貌也

南巢兮哭殷紂於牧野

三后夏殷周也惜其不能始終純茂每至末代必窮其災禍湯

所殺也離騷曰昔三后之純粹何桀紂之猖披南巢地

名廬州巢縣也孔安國曰牧野紂詔伊尹於亳郊兮享

近郊三十里地名也在今衛州

呂望於艷洲功與日月齊光兮名與三王爭流

薛夫子韓詩章

在京兆社稷亭呂望周太師翼周滅殷楊朱號乎衢路

兮墨子泣乎白絲知漸染之易性兮怨造作之弗思

淮南

子曰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傷其本

同而未異也墨子曰墨子見染絲歎曰染於蒼則蒼染

於黃則黃五人之則爲五色故染不可不慎非獨絲也

國亦有染湯染伊尹紂染惡來也先王正道規摹有常

苟生穿鑿則岐路競起故墨子知美關雎之識微兮愍

漸染之易性楊朱悲造作之弗思

王道之將崩拔周唐之盛德兮摅桓文之譎功

薛夫子韓詩章

句曰詩人言睢鳩貞絜以聲相求必於河之洲蔽隱無

人之處故人君動靜退朝入于私宮妃后御見去留有

度今人君內傾於色大人見其萌故誅關雎說淑女正

容儀也方言曰摅取也譎詐也齊桓公晉文公俱有霸

功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時周衰

政亂桓文能統率諸侯翼戴天下故取其一切之功也

忿戰國之遘禍兮憎權臣之擅彊黜楚子於南郢兮執

趙武於溴梁周室衰微七國交爭是為戰國時吳楚僭號皆稱王孔子修春秋以蠻夷大者不過

子故皆黜曰子又春秋稱公會晉宋衛鄭曹莒邾薛杞于溴梁戊寅大夫盟公羊傳曰諸侯皆在言大夫盟何

信在大夫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綴旒然趙武晉卿趙文子也時

晉為盟主文子晉之正卿而為不臣之行故欲執之也溴水名在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爾雅曰梁莫大於溴

梁溴音古竟反善忠信之救時兮惡詐謀之妄作聘申叔於陳

蔡兮禽荀息於虞虢申叔楚莊王時賢臣申叔時者也左傳陳夏徵舒弑靈公楚莊王伐

陳殺夏徵舒因滅陳為縣申叔時諫莊王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諸侯之從曰討有

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終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間也乃復封陳聘謂問之也

時惟在陳而兼言蔡者蓋以陳蔡相近因連言之也荀息晉大夫左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

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誅

猶外府也乃假道於虞以滅虢師還遂襲虞滅之

鉏之介聖兮討臧倉之愆知嬖子反於彭城兮爵管仲

於夷儀犁鉏齊大夫介猶間也韓子曰仲尼為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犁鉏曰去仲尼猶吹毛

耳君何不遺魯公以女樂以驕其意魯君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而不聽必輕絕魯景公曰善乃令犁鉏

以女樂遺魯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遂去之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請曰它日君出必命有

司所之今已駕矣敢請公曰吾將見孟子倉曰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孟子後

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曰君將來見嬖人有臧倉者沮君是以不來孟子曰吾之不遇魯

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愆猶譖也知謂明於事也子反楚大夫也名側案嬖字呂忱音仕眷反勉

也東觀記作譏字此雖作嬖蓋亦譏刺之音也春秋經書宋楚平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貶曷為貶平

者在下何休注云譏子反華元專盟不受君命故貶之然則子反違命盟蓋以平宋城下而言彭城者彭城宋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五十八下 列傳

之邑故舉以言之左傳宋大夫魚石等出奔楚楚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宋人圍彭城楚子重救彭城伐宋此言子反蓋衍誤也如曰不然或別有所據管仲齊桓公之相名夷吾夷儀邢邑也翟人滅邢管仲輔齊桓公築夷儀以封邢邢遷如歸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不為已動也是故天下歸之唯能用管夷吾而霸功立事見國語以其能輔主成業故就夷儀而爵賞也

疾兵革之寢滋兮苦攻伐之萌

生沈孫武於五湖兮斬白起於長平

寢漸也孫武吳王闔廬將也善用兵

越絕書曰太湖周三萬六千頃虞翻云太湖有五湖故謂之五湖隔湖洮湖射湖貴湖及太湖為五湖並太湖之小支俱連太湖故太湖兼得五湖之名在今湖州東也史記曰白起郿人也事秦昭王以上將軍擊趙於長平前後坑斬首虜四十五萬長平地名在今澤州也

惡叢巧之亂世兮毒縱橫之

敗俗流蘇秦於洹水兮幽張儀於鬼谷

叢細也毒恨也關東為從關西

為橫蘇秦洛陽人也師事鬼谷先生為從說說關東六國為從親以畔秦會於洹水之上剗白馬而盟張儀魏

人也與蘇秦同師為關西橫說說六國令事秦皆尚誣詐不遵道德洹水出及郡林慮縣鬼谷谷名即鬼谷先所居地在今洛州洛陽城北叢或作聚亦通

澄德化之陵遲兮烈刑罰之峭

峻燔商鞅之法術兮燒韓非之說論

陵遲言頹替也澄猶清也烈慘也商

鞅姓公孫氏好刑名之學事秦孝公變法令使人什五相司犯禁相連坐不告姦者要斬告姦者與斬敵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人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罰行之四年秦人富強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亦奸刑名法術之學口吃不能言著書作孤憤五蠹內

謂始皇之跋

扈兮投李斯於四裔滅先王之法則兮禍漫淫而弘大

請責也跋扈猶彊梁也李斯上蔡人為秦丞相上書曰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惑亂黔首臣請非秦記皆燒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燒之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

援前聖

以制中兮矯二主之驕奢饒女齊於絳臺兮饗椒舉於

章華

援引也矯正也饁餉也女齊晉大夫司馬侯也絳

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曰自其父之死吾蔑與事君矣

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者是

女齊事君必有規諫必諫作臺但書典散亡無以言耳

椒舉楚大夫伍舉也饗宴也章華臺名在南郡華容縣

楚語曰靈王為章華之臺與椒舉升王曰臺美乎對曰

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人以為樂不聞其以土木之

崇高為美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

過容宴豆用不煩官府人不廢時務今君為此臺國人

疲焉財用盡焉臣不知其美

擄道德之光耀兮匡衰世

之眇風褭宋襄於泓谷兮表季札於延陵

擄布也眇微也公羊傳曰

宋公及楚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曰迨其未

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見人於險

吾雖亡國之與寡人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

請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

擊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

忘大禮以為文王之戰亦不過此季札吳王壽夢之少

子也封於延陵昆弟四人札最少而賢壽夢卒諸撫仁

兄欲立之札棄其室而耕乃捨之泓音烏萌反

智之英華兮激亂國之水流觀鄭僑於溱洧兮訪晏嬰

於營丘

撫拾也鄭僑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鄭二水名

也爾雅曰水出其左曰營丘齊有營丘周

衰政亂子產晏嬰皆有賢行輔其君也

日曠曠其將

暮兮獨於邑而煩惑夫何九州之博大兮迷不知路之

南北

曠曠陰晦貌也詩曰曠曠其陰楚詞

駟素蚪而馳

騁兮乘翠雲而相佯就伯夷而折中兮得務光而愈明

四馬曰駟蚪龍之無角者也楚詞曰駟王蚪以乘翳兮

爾雅曰馬高八尺為龍司馬相如曰駟蒼蚪兮六素蚪

相佯猶逍遙也伯夷孤竹周之子周武王時義士不食

周粟隱於首陽山揚雄又騷曰將折中乎重華列仙傳

曰務光者夏時人也殷湯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

也至殷武丁時武丁欲以為相光不從遂投於梁山衍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之六下 列傳 七

退不仕與務光辭相侔事
相得故曰愈明愈猶益也
欵子高於中野今遇伯成而

定慮欽真人之德美兮淹躊躇而弗去
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侯至禹為天子乃去而耕禹往見之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子去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理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勸不罰而人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無留吾事耕而不顧欵誠也真人即謂子高躊躇猶躊躇也東觀記曰高字作喬謂仙人王子喬也義亦通意

斟慙而不澹兮侯回風而容與求善卷之所存兮遇許

由於負黍朝吾車於箕陽兮秣吾馬於潁潁聞至言而

曉領兮還吾反乎故宇
斟慙猶遲疑也澹定也侯待也容與猶從容也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天地之間吾何以天下為哉遂入深山莫知所終許由字武仲堯時高士隱居箕山堯以天下讓由由不受惡聞其言遂洗耳於潁水負黍亭名在洛州陽城縣西南許由墓

在其南秣謂食馬以粟字林曰潁
水涯也慙音市林反或作堪字
覽天地之幽奧兮統

萬物之維綱究陰陽之變化兮昭五德之精光
故宇乃欲尋覽天地究極陰陽幽奧謂深遠也維綱猶宗指也五德五行之德也施之於物則為金木水火土施之於人則為仁義禮智信也躍青龍於滄海兮拳白虎於金山鑿巖

石而為室兮託高陽以養仙神雀翔於鴻崖兮玄武潛

於嬰冥伏朱樓而四望兮採三秀之華英
鳳之形在地為四靈東方為青龍西方為白虎南方為朱雀北方為龜蛇象養也金山西方之精也神雀謂鳳也玄武謂龜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嬰也冥猶晦昧所謂幽都也衍既反故宇欲鑿巖石為室託

高明之處以養神仙又假言龍虎之疇在於四面為其
威援也前書曰仙人好樓居故云伏朱樓而四望也楚

詞曰採三秀於山間王逸曰謂芝草也東觀記及衍集

秀字作奇英字作靈次下云食五芝之茂英此若是芝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集書卷之六

川傳

三

不宜重說但不知三奇是何
草也范改奇為秀恐失之矣
纂前脩之夸節兮曜往昔

之光勳披綺季之麗服兮揚屈原之靈芬
纂繼也前修猶前賢也夸

大也楚詞曰搴吾法夫前修又曰紛獨有此夸節往昔
光勳謂行之先人有功勞於前代去疾子明之類也巳

今繼往賢之高節所以光曜也綺季四皓之一前前書
曰四皓隨太子入侍鬢眉皓白衣冠甚偉楚漢春秋曰

四人冠韋冠佩銀環衣服甚鮮故言麗服也楚詞曰哇
留夷與揭車雜杜衡與芬芷屈原皆喻身有令德故衍

欲揚其靈芬也高吾冠之岌岌兮長吾佩之洋洋飲六醴之清

液兮食五芝之茂英
岌岌高貌洋洋美也楚詞曰高余冠之岌岌長吾佩之陸離王逸注

云傷已懷德不用故高冠長佩尊其威儀整斯服飾以
異於衆也六體蓋六氣也楚詞曰餐六氣而飲沆瀣芳

君內傳曰句曲山上有神芝五種一曰龍仙芝似交龍
之相負服之為太極仙卿第二名參成芝赤色有光其

枝葉如金石之音折而續之即復如故服之為太極大
芝第二名燕胎芝其色紫形如葵葉上有燕象光明洞

徹服一株拜為太清龍虎仙君第四名夜光芝其色青
其實正白如李夜視其實如月如照洞一室服一株為

太清仙官第五名曰玉芝
剖食拜三官正真御史捷六枳而為籬兮築蕙若而

為室播蘭芷於中廷兮列杜衡於外術
自此以下說籬室廷除皆樹芬

芳卉木喻已立身行道依仁履義猶屈原扈江籬與薜
芷紉秋蘭以為佩之類也捷立也枳芬木也晏子曰江

南為橘江北為枳枳之為木芳而多刺可以為籬此云
六枳東觀記作八枳案周書小開篇曰嗚呼汝可敬非

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
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維在國枳維都都枳維

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言上下相維遞為藩蔽也
其數有八與東觀記同此為六蕙香草也杜杜若也蘭

即澤蘭也芷白芷也一名符籬一名葯
杜衡其狀若葵其臭如薜蕪術路也攢射干雜薜蕪

兮構木蘭與新夷光扈扈而煬燿兮紛郁郁而暢美華

芳羣其發越兮時恍惚而莫貴非惜身之培軻兮憐衆

萬曆二十四年刊

美之憔悴攢聚也射于鳥翼也藤蕪似蛇牀而香其根即芎窮也木蘭樹也香味俱似桂而皮薄新

夷亦樹也其花甚香扈扈光彩盛也暢通也郁郁香氣也畢盛也發越氣傍射也司馬相如曰煌煌扈扈照耀

巨野又曰郁郁菲菲衆香發越恍惚猶輕忽也楚詞曰然埴軻而留滯王逸曰埴軻不遇也衍被擯斥沈淪猶

草木之漚鬱芬芳遇風霜而零落也夷音協韻異美音協韻媚游精神於大宅兮抗玄

妙之常操處清靜以養志兮實吾心之所樂大宅謂天地抗舉也

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樂音五孝反山峨峨而造天兮林冥冥而暢茂

鸞回翔索其羣兮鹿哀鳴而求其友此言所居之處山林飛走之狀也索

求也詩曰求其友聲也誦古今以散思兮覽聖賢以自鎮嘉孔丘

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貴玄德與道其孰寶兮名與身其

孰親陂山谷而閒處兮守寂寞而存神鎮重也古之聖賢多固窮以守

道故覽之以自鎮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玄者幽寂之謂也老子曰萬物莫不尊

道而貴德又曰道者萬物之奧也善人之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陂謂傍其邊側也陂音兵義反史記曰陂山

通道是也道以寂寞為主神不外營夫莊周之釣魚兮

辭卿相之顯位於陵子之灌園兮似至人之髣髴蓋隱

約而得道兮羌窮悟而入術離塵垢之窈冥兮配喬松

之妙節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見焉曰願以境內累也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

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以巾笥而載之廟堂之上為

此龜者寧死留骨而貢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使者

曰寧生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列女傳曰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為相使使者往迎之子終

出謝使者遂與妻俱逃而為灌園孟子曰客居於陵故曰於陵子也至人守真養志言髣髴似之也二子雖病一時而聲流萬古蓋隱居困約而反得道之精窮棲悟理入賢人之術離塵垢之窈冥也超然高邁配松喬

節之妙也惟吾志之所庶今固與俗其不同既倣儻而高引

今願觀其從容庶幾守道與俗不同倣儻猶卓異也凡言觀者非在已之言從容猶在後也衍

雖擯斥當年身窮志沮而令聞期於不朽聲芳縣諸日月故曰願觀其從容顯宗即位又多

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衍娶北地女任氏為妻悍

忌不得畜媵妾悍急也兒女常自操井曰老竟逐之遂培

塿於時衍集載衍與婦弟任武達書曰天地之性人有喜怒夫婦之道義有離合先聖之禮士有妻妾

雖宗之眇微尚欲踰制年衰歲暮恨入黃泉遭遇嫉妬

家道崩壞五子之母足尚在門五年已來日甚歲劇以

白為黑以非為是造作端末妄生首尾無罪無辜謔口

嗷嗷亂匪降天生自婦人青蠅之心不重破國嫉妬之

情不憚喪身牝雞之晨維家之索古之大患今始於衍

醉飽過差輒為桀紂房中調戲布散海外張目抵掌以

有為無痛徹蒼天毒流五臟愁令人不賴生忿令人不

顧禍入門着牀繼嗣不育紡績織紉子無女工家貧無

僅賤為匹夫故舊見之莫不悽愴會無憫惜之恩唯一

婢武達所見頭無釵澤面無脂粉形骸不蔽手足抱土

不原其窮不揆其情跳梁大叫呼若入冥取糖之妾不

忍其態計婦當去矣念兒曹小家無它使哀憐姜豹

常為奴婢惻惻焦心事腐腸訕訕籍籍不可聽聞暴

虐此婢不死如髮半年之間膿血橫流婢病之後姜竟

春炊豹又觸冒泥塗心為愴然練穀放散冬衣不補端

坐化亂一縷不貫既無婦道又無母儀忿見侵犯恨見

狼籍依倚鄭合如居天上持質相劫詞語百車劍戟在

門何暇有讓百弩環舍何可彊復舉宗達人解說詞如

循環口如布穀縣幡竟天擊鼓動地心不為惡身不為

搖宜詳居錯且自為計無以上書告誡相恐狗吠不驚

自信其情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

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事不成自恨以華盛時

不早自定至於垂白家貧身賤之日養癰長疽自生禍

殃行以室家紛然之故捐棄衣冠側身山野絕交游之

路杜仕宦之門闔門不出心專耕然有大志不戚戚於

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

賤貧居常慷慨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

萬曆二十四年刊

揭節奉使金謂印也紫謂綬也揭持也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

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槩於懷槩猶屑也金或作乘貧而

不衰賤而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曳猶頓也脩道

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為後世法居貧年老卒于家

所著賦誄銘說問交德誥慎情衍集有問文一篇書記說

自序官錄說策五十篇衍集見有二十八篇肅宗甚重其文子豹

豹字仲文年十二母為父所出後母惡之嘗因豹夜寐

欲行毒害豹逃走得免敬事愈謹而母疾之益深時人

稱其孝衍與宣孟書曰居室之義人之大倫思厚歡和之節樂定金石之固又自傷前遭不良比有去

兩婦之名事誠不得不然豈中心之所好哉觀其書意似此妻又見出之長好儒學以詩春

秋教麗山下麗音力之反鄉里為之語曰道德彬彬焉仲文

舉孝廉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閤

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勅令勿

驚由是數加賞賜是時方平西域以豹有才謀拜為河

西副校尉和帝初數言邊事奏置戍已校尉城郭諸國

復率舊職遷武威太守視事二年河西稱之復徵入為

尚書末元十四年卒於官

論曰夫貴者負執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略然

也二子不其然乎史記曰魏太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引車下道子方不為禮太子擊曰

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

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蹶然奈馮行之引挑妻

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詈已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

豈非反妒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於鮑未猶失

之於馮衍自此以上皆華嶠之詞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

節故亦彌阻於來情嗚呼行為更始舉哀既降執義守

用故言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者則守節之人見衍被黜彌阻難於將來

贊曰譚非識術衍晚委質道不相謀詭時同失論違也

之道不相同俱以體兼上才榮微下秩違時咸被擯斥也

後漢書卷五十九

由屠鮑鄧列傳第十九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註

皇明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申屠剛傳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也七世祖嘉文帝時為丞

相剛質性方直常慕史鮪汲黯之為人仕郡功曹平帝

時王莽專政朝多猜忌遂隔絕帝外家馮衛二族不得

交官剛常疾之馮謂馮昭儀平帝祖母也衛謂衛姬平帝母也號中山太后王莽專政馮衛二

族皆不得至京師及舉賢良方正因對策曰臣聞王事

失則神祇怨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

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

也懼驚也刻猶責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

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

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垂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

鼓旌旛也淮南子曰禹縣鍾鼓磬鐸置鞞以待四方之士為幡曰教道寡人以道者擊鼓喻以義者擊鍾告

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闢四門之路明四

目之義也孔安國注尚書曰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謂廣致眾賢也明四目謂廣視於四方使下無

也壅塞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

舊無新唯仁是親尚書大傳曰武王入殷周公曰各安其宅各田其田無故無新唯仁之親

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

尚書曰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言周公既還政成王宜其自退今復為相故不悅也四國謂管蔡

商奄也成王幼小周公攝政四國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

今聖主幼少始免纒縲免離也平帝即位時年九歲故云始免纒縲前書音義曰纒落

也縲被也縲或作縲也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

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

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

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為人後者

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執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為

萬曆二十四年刊

怨姦臣賊子以之為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傳
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

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

加後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周公相成王先封伯禽於魯

令就國守封後為伯禽也周公身既尊寵不令伯禽復加榮貴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自伯禽至頃公為

以自挹損也三十四公魯以周公大聖之後楚考烈王所滅凡故郊祀配天一如天子之禮

善進士名為忠直而尊崇其宗黨摧抑外戚昭帝時霍

光輔政其子禹及兄孫雲山等皆中郎將奉車都尉昆弟諸壻皆奉朝請給事中唯昭帝外家趙氏無一在位者

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霍光薨後其子

禹宣帝時為大司馬謀反發覺禹腰斬毋方今師傳皆以伊周之位據

賢保之任以此思化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

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說苑曰孔子讀易至損益則喟

然而歎子夏問曰夫子何為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

益者缺焉是以歎之矣持蒲之戒老氏所慎老子曰持

滿必傾不知止也言執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

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歛重數

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天命盜賊羣

輩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興軍而行擁衆而止

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謂平帝元始三年陽陵人任橫等

自稱將軍盜武庫兵攻宮寺出囚也徒至乃訛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誠未有

也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尚書大傳曰貌之不

恭厥極惡言之不從厥極憂視之不明厥極疾聽之不聰厥極貪心之不睿厥極凶短折皇極不建厥極弱也

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

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

之迹近遵孝文之業文帝即位使將軍薄昭迎薄太后於代剛欲使平帝迎中山太后至

京師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五品五常之教也尚書

敦五教左傳史克曰舜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亟遣使者徵中

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

冗散也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

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傳內和親戚外絕邪謀書奏莽令

元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元后元帝后王莽之姑也違背大義

其罷歸田里後莽篡位剛遂避地河西轉入巴蜀往來

二十餘年及隗囂據隴右欲背漢而附公孫述剛說之

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

朝謂光武也躬聖德舉義兵共行天罰所當必摧誠天之所

福非人力也將軍本無尺土孤立一隅宜推誠奉順與

朝并力上應天心下躋人望為國立功可以末年今文尚書

曰立功立事可以末年也嫌疑之事聖人所絕以將軍之威重遠在

千里動作舉措可不慎與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

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况

於萬乘者哉烈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為死友欲仕於楚道阻遇雨雪不得行飢寒自度不

俱生伯桃謂角哀曰俱死之後骸骨莫收內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愛角哀之賢以上卿禮葬伯桃角哀夢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正苦荆將軍冢相近今月十五日當大戰以決勝負角哀至期日陳兵馬詰其冢作二桐人自殺下而從之此歿身不負然諾之信也

今何畏何利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

下愧當世言從漢何畏附蜀何利而又疑不決夫未至豫言固常為虛及

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為用誠願反覆

愚老之言囂不納遂畔從述建武七年詔書徵剛剛將

歸與囂書曰愚聞專已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

之風也雖有明聖之姿猶屈已從眾故慮無遺策舉無

過事夫聖人不以獨見為明而以萬物為心順人者昌

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以布衣為鄉里所推

廊廟之計既不豫定廊殿下屋也廟太廟也國事必先謀於廊廟之所也動軍發

眾又不深料今東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

人人懷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羣眾疑惑人懷顧望非

徒無精銳之心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則變生事急則

計易其執然也夫離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古

今未有也將軍素以忠孝顯聞是以士大夫不遠千里

慕樂德義今苟欲決意徼幸此何如哉夫天所祐者順

人所助者信如未蒙祐助令小人受塗地之禍毀壞終

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汚傷父子之恩不從光武是亂君臣之節也遣

子恂入質而背之衆賢破膽可不慎哉囂不納剛到拜

侍御史遷尚書令光武嘗欲出游剛以隴蜀未平不宜

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軻乘輿輪帝遂為止朝謂

止車輪也王逸注楚時內外羣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

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羣臣

莫敢正言剛每輒極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在東宮簡

任賢保以成其德帝並不納以數切諫失旨數年出為

平陰令復徵拜太中大夫以病去官卒於家

鮑永傳

子昱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屯留今潞州縣也父宣哀帝時任

司隸校尉為王莽所殺莽輔政誅不附已者故殺宣永少有志操習

歐陽尚書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受尚書於伏生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

前叱狗而永即去之去音丘初為郡功曹莽以宣不附

已欲滅其子孫都尉路平承望風旨規欲害永太守苟

諫擁護召以為吏常置府中永因數為諫陳興復漢室

翦滅篡途之策諫每戒永曰君長幾事不密禍倚人門

永感其言及諫卒自送喪歸扶風路平遂收永弟升太

守趙興到聞乃歎曰我受漢茅土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封諸侯則各割其方

面土與之燾以黃土且不能立節而鮑宣死之豈可害

其子也勅縣出升復署永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

者興欲謁之末疑其詐諫不聽而出興遂駕往末乃拔

佩刀截馬當匈乃止當匈以韋為之也後數日莽詔書果下捕

矯稱者末由是知名舉秀才不應更始二年徵再遷尚

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部得

自置偏裨輒行軍法末至河東因擊青犢大破之更始

封為中陽侯中陽縣屬西河郡今汾州孝義縣也末雖為將率而車服敝

素為道路所識東觀記曰末好文德雖行將軍常衣皂

加不者時赤眉害更始三輔道絕光武即位遣諫議大

夫儲大伯風俗通曰儲姓齊大夫儲子之後也持節徵末詣行在所末疑

不從乃收繫大伯東觀記曰封大伯所持節於晉陽傳舍壁中遣信人馳至長安也。劉放

日案文傳合當作舍遣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

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

心客百餘人詣河內幅巾謂不著冠但幅巾束首也帝見末問曰卿眾

所在末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眾

幸富貴故悉罷之幸希也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時攻懷

未拔帝謂末曰我攻懷三日而兵不下關東畏服卿可

且將故人自往城下譬之即拜末諫議大夫至懷乃說

更始河內太守於是開城而降帝大喜東觀記曰末說下懷上大喜與

末對賜末洛陽商里宅東觀記曰賜洛陽上商里宅陸機洛陽記曰上商里在洛陽東

北本殷頑人所居固辭不受時董憲裨將屯兵於魯侵

故曰上商里宅也

害百姓乃拜未為魯郡太守未到擊討大破之降者數千人唯別帥彭豐虞林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講堂至于里門未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邪乃會人衆脩鄉射之禮請豐等共會觀視欲因此禽之豐等亦欲圖未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未覺之手格殺豐等禽破黨與帝嘉其略封為關內侯遷揚州牧時南土尚多寇暴未以吏人瘼傷之後乃緩其銜轡銜轡喻法律以控御人示誅彊橫而鎮撫其餘百

於其銜轡者非千里之馭也

示誅彊橫而鎮撫其餘百

姓安之會遭母憂去官悉以財產與孤弟子建武十一

年徵為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戚貴重未以事劾

良大不敬東觀記曰時良從途中郎將來歛喪還入夏

城門中與五官將軍相逢道迫良怒召門候

岑尊叩頭馬前未劾奏良曰今月二十七日車駕臨故

中郎將來歛喪還車駕過須臾趙王良從後到與右中

郎將張邛相逢城門中道迫狹叱邛旋車又召候岑尊

詰責使前走數十步按良諸侯藩臣蒙恩人侍知尊帝

道奔走馬頭前無藩臣之禮大不敬也由是朝廷肅

然莫不戒慎乃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

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

未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墓在今萬年縣

東西從事諫止之未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

為陌東北南北為阡

萬曆二十四年刊

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

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

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

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後大司徒韓

歆坐事建武十五年歆坐直言免也求固請之不得以此忤帝意出

為東海相坐度田事不實被徵諸郡守多下獄未至城

臯詔書迎拜為兗州牧便道之官東觀記詔書迎下未

精神亦已勞矣以君帷幄近臣其以求為兗州牧也視事三年病卒于昱

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耻以其眾受

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未譬譬

曉也豈苟進之悅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乎言謂曲則

易人剛直則難進也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方直也君子之

槩也

昱字文泉少傳父學客授於東平建武初太行山中有

劇賊太守戴涉聞昱鮑永子有智略乃就謁請署守高

都長高都縣屬上黨郡故城在今澤州也昱應之遂討擊羣賊誅其渠帥

道路開通由是知名後為泚陽長政化仁愛境內清淨

東觀記曰泚陽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唯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

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械止宿遂任身有子荆州刺史表上之再遷中元

元年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檄軍書也若今之露

也布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

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漢官儀曰羣臣上書公卿

皆璽封尚書命重封唯赦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也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

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隸也昱在職

奉法守正有父風永平五年坐救火遲免後拜汝南太

守郡多陂池歲歲決壞年費常三千餘萬昱乃上作方

梁石洫洫渠也以石為之猶今之水門也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以殷

富十七年代王敏為司徒賜錢帛什器帷帳除子得為

郎建初元年大旱穀貴肅宗召昱問曰旱既太甚將何

以消復災青對曰臣聞聖人理國三年有成今陛下始

踐天位刑政未著如有失得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

典理楚事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反連坐者在汝南昱時主劾之也繫者千餘人恐

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寃者過半又諸徒

者骨肉離分孤寡不祀一人呼嗟王政為虧宜一切還

諸徒家屬蠲除禁錮興滅繼絕死生獲所如此和氣可

致帝納其言東觀記曰時司徒例訟入者至十數年比例輕重非其事類錯雜難知昱奏定辭訟

七卷決事都目八卷以齊同法令息過人訟也四年代牟融為太尉六年薨年

七十餘子德修志節有名稱累官為南陽太守時歲多

荒災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為神父時郡學久廢德

乃脩起橫舍橫學也字又作黌備俎豆黼冕行禮奏樂又尊饗

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在職九年徵拜大
司農卒于官子昂字叔雅有孝義節行初德被病數年
昂俯伏左右衣不緩帶及處喪毀瘠三年抱負乃行服
闋遂潛于墓次不關時務舉孝廉辟公府連徵不至卒
于家

邳惲傳

子壽

邳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

潛夫論曰周光姑氏封於燕河東有邳都汝南有邳

君章音與古姑同而其字異然前書音義邳音之日反

年十二失母居喪過禮及

長理韓詩嚴氏春秋

韓韓嬰也作詩內外傳嚴嚴彭祖也受公羊於蒯孟專門教授見儒

林傳明天文曆數王莽時寇賊羣發惲乃仰占玄象歎謂

友人曰方今鎮歲熒惑並在漢分翼軫之域

爾雅曰中

方歲星南方熒惑翼軫者南方鶉尾之宿楚之分野孔演圖曰卯金刀名爲劉中國東南出荆州故爲漢分也

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福歸有德如有順天發策者必

成大功時左隊大夫逮並素好士

王莽以潁川爲左隊郡守爲大夫逮姓並

名風俗通曰逮秦邑也其大夫氏焉逮音祿

惲說之曰當今上天垂象智者

以昌愚者以亡昔伊尹自鬻輔商立功全人

鬻南自衛賣也惲

竊不遜敢希伊尹之蹤應天人之變明府儻不疑逆俾

成天德並奇之使署爲吏惲不謁曰昔文王拔呂尚於

渭濱高宗禮傳說於巖築桓公取管仲於射鉤故能立

弘烈就元勳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爲吏位也

師呂望也相傳說也

仲父管仲也非闕天者不可與圖遠君不授驥以重任驥亦

俛首裹足而去耳惲以驥自喻因自稱驥史記曰吳兵入郢申包胥走秦求救晝夜馳驅足

腫蹶蓋裂裳裹足鵠立秦蓋音戾遂不受署西至長安乃上書王莽曰

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機衡垂日月機衡北舍

元包一甄陶品類前書志曰太極元氣含三為一謂三才未分包而為一甄也者陶人旋轉

之論也言天地造化品物如陶匠之成眾品者也顯表紀世圖錄豫設表明也

言天豫設圖錄之書顯明帝王之年代也漢歷久長孔為赤制言孔丘作緯著歷運之期

為漢家之制漢火德尚赤故云為赤制即春秋感精符云墨孔生為赤制是也不使愚惑殘人

亂時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

後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為福上天垂戒謂鎮歲災

惑並在漢分也劉氏享天末命陛下順節盛衰亨受也永長也漢家受天長命

渾祚未絕勸莽當順其時之盛衰衰則取之盛則還也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

知命矣若不早圖是不免於竊位也且堯舜不以天顯

自與故禪天下堯舜盛德天之所顯猶不自與以陛下位禪人言堯之禪舜舜禪於禹也陛下

何貪非天顯以自累也天為陛下嚴父臣為陛下孝子

父教不敢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留神莽大怒即收繫

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惲據經讖難即害之使黃門近臣

脅惲令自告狂病恍惚不覺所言惲乃瞋目詈曰所陳

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須冬會赦得出乃與

同郡鄭敬南遁蒼梧遁隱也蒼梧山名也山海經曰南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五十九 列傳 十三

疑山焉舜之所葬也在今永州唐興縣東南在建武三年又至廬江因遇積弩

將軍傅俊東徇揚州俊素聞惲名乃禮請之上為將兵

長史授以軍政惲乃誓眾曰無掩人不備窮人於危不

得斷人支體裸人形骸放淫婦女俊軍士猶發冢陳尸

掠奪百姓惲諫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

下易一人之命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

甲子日至膠鬲行天大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故能

獲天地之應剋商如林之旅天地之應謂夜雨止畢陳

殷號也旅眾也如林言眾多尚書曰將軍如何不師法

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

明今不謝天改政無以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

死哭所殘暴以明非將軍本意也從之百姓悅服所向

皆下七年俊還京師而上論之上音時惲耻以軍功取

位遂辭歸鄉里縣令卑身崇禮請以為門下掾惲友人

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東觀記曰子張父及叔父

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惲歔歔不能言

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讐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

手子亡吾手而不憂也言子在吾憂子仇未能報而不

手刃仇人更不子張但目擊而已目擊謂熟視之也莊

惲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

惲因而詣縣以狀自首令應之遲縣令不欲其自首詣獄故應對之緩也

惲曰為友報讐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

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跣而追惲不及遂自至獄令

拔刀自向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以死明心惲若不出欲自

刺以明心也惲得此乃出因病去久之太守歐陽歛請為功

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齋牛酒到府讌飲

時臨享禮訖歛教曰西部督郵繇延繇姓咎繇之後繇音遙天資

忠貞稟性公方摧破姦凶不嚴而理今與眾儒共論延

功顯之于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養德主簿讀書教戶

曹引延受賜惲於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觥愀變色貌司正主禮

儀者觥罰爵也以角為之詩小雅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觥音古橫反以君之罪告

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員言延外示方直而內實柔弱也朋黨搆

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明府以惡為善股肱以

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再拜奉觥歛色慙動

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

德也可無受觥哉歛意少解曰實歛罪也敬奉觥遂受罰也

惲乃免冠謝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讒言弗庸孔任

不行庸用也孔甚也任佞也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尚書曰股肱喜哉元首起

哉惲不忠孔任是昭昭顯也惲自責不忠故豺虎從政豺虎貪獸以既陷誹謗又露所言露顯也又對眾顯罪

比繇延也萬曆二十四年刊

莫重焉請收憚延以明好惡歛曰是重吾過也重再遂

不讌而罷憚歸府稱病延亦自退鄭敬素與憚厚見其

言忤歛乃相招去曰子廷爭繇延君猶不納延今雖去

其執必還言歛後必召延也直心無諱誠三代之道然道不同

者不相為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乎

憚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

為賊憚業已彊之矣障君於朝障蔽也君謂歛也言歛將以牛酒賞繇延而憚

障蔽不聽之既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延退而憚又去不可

敬乃獨隱於弋陽山中弋陽縣屬汝南郡前書云弋陽山在縣西北也居數月

歛果復召延憚於是乃去從敬止漁釣自娛留數十日

憚志在從政既乃喟然而歎謂敬曰天生俊士以為人

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為伊吕乎將為巢許乎而

父老堯舜乎若為巢父許由則以堯舜為父老之人也敬曰吾足矣初從生

步重華於南野步猶尋也重華舜字也南野謂蒼梧也謂來歸為松子赤松

子也敬以歸鄉隱逸自謂同之劉向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至崑崙山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上下炎

帝少女追之今幸得全軀樹類樹類謂有胤嗣還奉墳墓盡學

問道敬汝南人今隱弋陽不離墳墓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為政也

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憚於

是告别而去敬字次都清志高世光武連徵不到謝沈書曰

敬閉居不修人倫新遷都尉逼為功曹廳事前樹時有清汁以為甘露敬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此青木汁耳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五十九 川專 三

敬因折芟為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草

門琴書自娛光武公車徵不行 按王莽改新蔡縣為新遷也 暉遂客居江夏教授郡

舉孝廉為上東城門候 洛陽城東面北頭門也 帝嘗出獵車駕夜

還暉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暉曰火明遼遠

遂不受詔帝乃廻從東中門入 東面中門也 明日暉上書諫

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為憂 槃樂也尚書無逸曰文王不敢

槃于游田以萬人惟政之共也 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

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

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 參封縣屬琅邪郡 後令暉受皇

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皇后廢 建武十七年廢 暉乃言於帝

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 得猶制御也司馬遷曰妃匹之愛君

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況卑下乎 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

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

已帝曰暉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

也 左右猶向背也言其齊等 后既廢而太子意不自安暉乃說太子

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明君吉甫賢

臣反有繼介放逐孝子 家語曰曾參妻為梨蒸不熟因出之終身不娶其子請焉曾參

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子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知其得免於非乎遂不娶 春

秋之義母以子貴太子宜因左右及諸皇子引愆退身

奉養母氏以明聖教不背所生太子從之帝竟聽許暉

再遷長沙太守先是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樞上以身扞火火為之滅惲甄異之以

為首舉後坐事左轉芒長芒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北一名臨睢城東觀

記曰坐前長沙太守張禁多受遺送千萬以惲不推劾故左遷也又免歸避地教授避地

謂隱遁也東觀記曰芒守丞韓龔受大盜丁仲錢阿擁之加笞八百不死入見惲稱仲健惲怒以所杖鐵杖極

龔龔出怨對遂殺仲惲故坐免著書八篇以病卒子壽

壽字伯考善文章以廉能稱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時

冀部屬郡多封諸王賓客放縱類不檢節類猶皆也壽案察

之無所容貸乃使部從事專住王國又徙督郵舍王宮

外近王宮置督郵舍以察王得失動靜夫得即時騎驛言上奏王罪及

劾傅相於是藩國畏懼並為遵節視事三年冀土肅清

三遷尚書令朝廷每有疑議常獨進見肅宗奇其智策

擢為京兆尹郡多強豪姦暴不禁三輔素聞壽在冀州

皆懷震竦各相檢勅莫敢干犯壽雖威嚴而推誠下吏

皆願効死莫有欺者以公事免復徵為尚書僕射是時

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嘗使門生齎書

詣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

莽以誠國家是時憲征匈奴海內供其役費而憲及其

弟為景並起第宅驕奢非法百姓苦之壽以府藏空虛

軍旅未休遂因朝會譏刺憲等厲音正色辭旨甚切憲

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曰臣聞聖王闢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

詔立敢諫之旗聽歌謠於路歌謠謂詩也禮記王制爭命大師陳詩觀民風

臣七人以自鑒照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考知政理違失人心輒

改更之故天人並應傳福無窮臣伏見尚書僕射鄧壽

坐於臺上與諸尚書論擊匈奴言議過差及上書請買

公田遂繫獄考劾大不敬臣愚以為壽機密近臣匡救

為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眾正議以安宗廟

豈其私邪又臺閣平事分爭可否雖唐虞之隆三代之

盛猶謂諤諤以昌不以誹謗為罪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

上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嘿嘿以亡請買公田人情細過可裁隱忍壽

若被誅臣恐天下以為國家橫罪忠直賊傷和氣忤途

陰陽臣所以敢犯嚴威不避夷滅觸死瞽言非為壽也

忠臣盡節以死為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

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晏晏之化鄭玄注尚書考靈耀云道德純備謂

之塞寬容覆載謂之晏杜塞忠直垂譏無窮臣敞謬豫機密言所

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書奏壽

得減死論徙合浦今廣州縣未行自殺家屬得歸鄉里

贊曰鮑永沉吟晚乃歸正志達義全先號後慶易曰先號咷而

後笑謂初凶後吉也申屠對策鄧憚上書有道雖直無道不愚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五十九

後漢書卷六十上

蘇楊列傳第二十上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皇明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蘇竟傳

蘇竟字伯况扶風平陵人也平帝世竟以明易為博士

講書祭酒王莽置六經祭酒秩上卿每經各一人竟為講尚書祭酒善圖緯能通百

家之言王莽時劉歆等共典校書拜代郡中尉劉放

無中尉時匈奴擾亂北邊多懼其禍竟終完輯一郡光

武卽位就拜代郡太守使固塞以拒匈奴建武五年冬

盧芳略得北邊諸郡帝使偏將軍隨弟屯代郡隨姓弟名也弟

音梯竟病篤以兵屬弟詣京師謝罪拜侍中數月以病免

初延岑護軍鄧仲况擁兵據南陽陰縣為寇陰縣名屬南陽郡故

城在今襄州而劉歆兄子龔為其謀主臣賢按前書及穀城縣界北

向曾孫今言歆兄子則不同也竟時在南陽與龔書曉之曰君執事無

恙執事猶言左右也敬前人故走昔以摩研編削之才

走謂馳走之人謙稱也猶司馬遷與任少卿書云牛馬

走之類也說文曰編次也削謂簡也一日削書刀也研

音午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祕書劉歆為王莽竊自見反

依依未由自遠蓋聞君子愍同類而傷不遇人無智愚

莫不先避害然後求利先定志然後求名昔智果見知

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遠逝智果智伯臣也逝去也戰國策曰智伯與韓魏共圍趙智

伯之臣智果說智伯曰韓魏二主色動而喜必背君矣

不如殺之智伯曰晉陽旦暮將拔之而饗其利乃有他

心不可子勿復言智果見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陳平

輔氏遂去不見其後韓魏乃反殺智伯三分其地陳平

知項王為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智之至也聞君前權

時屈節北面延牙延岑字牙屈節謂臣事也乃後覺悟棲遲養德爾

曰棲遲息偃也言後息偃養德不復事延牙也先世數子又何以加謂智果君

處陰中土多賢士若以須臾之間研考異同揆之圖書

測之人事則得失利害可陳於目何自負畔亂之困不

移守惡之名乎與君子之道何其反也世之俗儒末學

醒醉不分而稽論當時疑誤視聽或謂天下迭興未知

誰是稱兵據土可圖非異或曰聖王未啓宜觀時變倚

疆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祕經為

漢赤制祕經幽祕之經即緯書也赤制解見郅惲傳玄包幽室文隱事明包藏

也言緯書玄祕藏於幽室文雖微隱事甚明驗且火德承堯雖昧必亮昧暗也

言漢承唐堯劉累之後以火德王雖遭王莽篡奪一時暗昧今光武中興必盛明也承積世之祚

握無窮之符王氏雖乘間偷篡而終嬰大戮支分體解

宗氏屠滅非其効歟王莽傳曰校尉公賓就斬莽首軍人分裂莽身支節肌肉鬻分三輔

舊事曰纒切十段皇天所以眷顧踟躕憂漢子孫者也論者若

不本之於天參之於聖猥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說士

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師曠雜事雜占之書也前書曰陰陽書十六家有師曠八

篇也諸儒或曰今五星失畧天時謬錯五星謂東方歲星

太白星北方辰星中央填星失畧失於常度辰星久而不効不効謂出入失度也太白

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填星繞帶天街歲星不舍氏

房前書曰昴畢間為天街氏房東方之宿歲星歲舍一次當次舍於氏房今不舍之是變常也以為

諸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皆應之分野各有所

主夫房心即宋之分東海是也前書天文志曰卯尾為房心宋之分也尾為

燕分漁陽是也前書天文志曰寅為尾箕燕之分也東海董憲迷惑未降

漁陽彭寵逆亂擁兵王赫斯怒命將竝征故熒惑應此

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失行筭度以至于今

或守東井或沒羽林

東井南方之宿天官書曰北宮虛危南方有眾星曰羽林天軍筭或

作或裴回藩屏或躑躅帝宮

帝宮北辰也藩屏兩旁之星也裴回謂縈繞淹留躑躅

躑躅謂上下不去也

或經天反明或潛藏义沈或衰微闇昧或煌

煌北面或盈縮成鉤或偃蹇不禁

盈縮猶進退曲如鉤形也偃蹇高而明大

無禁制

皆大運蕩除之祥聖帝應符之兆也賊臣亂子往

往錯互指麾妄說傳相壞誤由此論之天文安得遵度

哉乃者五月甲申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可

萬丈正臨倚彌倚彌即黎丘秦豐之都也

蓋秦豐黎丘一名倚彌也

是時月入于畢畢為天網

畢西方宿也

主網羅無道之君故

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求助天也

史記曰周武王即位九年上祭于畢東觀

津也

夫仲夏甲申為八魁

曆法春三月巳巳丁丑三月甲申壬辰秋三月巳

亥丁未冬三月甲寅壬寅為八魁

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退惡攘逆

流星狀似蚩尤旗或曰營頭或曰天槍出奎而西北行

至延牙營上散為數百而滅奎為毒螫主庫兵

春秋合誠圖曰

奎主武庫之兵也

此二變郡中及延牙士眾所共見也是故延

牙遂之武當

今均州縣也

託言發兵實避其殃今年比卦部

歲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滅火南方之兵受歲禍也

比卦坤下坎上坎為水也

德在中宮刑在木木勝土刑制德今年兵

事畢已中國安寧之效也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

氏不得豫焉

春秋運斗樞曰五七三十五人皆共一德

如何怪惑依而恃之

葛纍之詩求福不回其若是乎詩大雅曰莫莫葛纍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

不回圖讖之占衆變之驗皆君所明善惡之分去就之決

不可不察無忽鄙言夫周公之善康叔以不從管蔡之

亂也史記曰周公以成王命代殷殺管叔放蔡叔以殷餘人封康叔為衛君景帝之悅濟

北以不從吳淠之畔也濟北王志高帝孫齊王肥之子也吳楚反時堅守不從景帝賢

之徙封為自更始以來孤恩背逆歸義向善臧否粲然

可不察歟良醫不能救無命彊梁不能與天爭故天之

所壞人不得支支持也宜密與太守劉君共謀降議仲尼

棲棲墨子遑遑憂人之甚也班固曰棲棲遑遑孔庶不煖墨突不黔也屠羊

救楚非受爵祿莊子曰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王昭王反國將賞從亡者及屠羊說屠羊

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遂不受也茅焦子

秦豈求報利秦始皇遷太后於咸陽宮又撲殺兩弟齊人茅焦解衣伏質入諫始皇乃迎太后歸

於咸陽爵茅焦為上卿盡忠博愛之誠憤滿不能已耳

又與仲况書諫之文多不載於是仲况與龔遂降龔字

孟公長安人善論議扶風馬援班彪竝器重之三輔決錄注曰

唯有孟公論可觀者班叔皮與京兆丞郭季通書曰劉孟公藏器於身用心篤固實瑚璉之器宗廟之寶也

竟終不伐其功潛樂道術作記誨篇及文章傳於世年

七十卒于家

楊厚傳

楊厚字仲桓廣漢新都人也祖父春卿善圖讖學為公

孫述將漢兵平蜀春卿自殺臨命戒子統曰吾綈表

說文曰綈厚有先祖所傳祕記為漢家用爾其修之統

感父遺言服闋辭家從捷為周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

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益都耆舊傳曰統字仲通曾祖父仲

續舉河東方正拜郎令甚有德惠人為立祠樂益建初

中為彭城令一州大旱統推陰陽消伏縣界蒙澤太守

宗湛使統為郡求雨亦即降澍袁山松書曰統在縣休徵時序風雨得節嘉禾

生於寺舍人庶稱神自是朝廷災異多以訪之統作家法章句及

內讖二卷解說位至光祿大夫為國三老年九十卒統

生厚厚母初與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和親

乃託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懼然改意懼音九具反恩養加

篤博後至光祿大夫厚少學統業精力思述初安帝末

初二年太白入北斗洛陽大水續漢志曰時正月己亥太白入北斗中以爲貴

相凶也又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水鄧太后專政也時統為侍中厚隨在京師朝

廷以問統統對年老耳目不明子厚曉讀圖書粗識其

意鄧太后使中常侍承制問之厚對以為諸王子多在

京師容有非常宜亟發遣各還本國亟音紀力反太后從之

星尋滅不見又剋水退期日皆如所言除為中郎太后

特引見問以圖讖厚對不合免歸袁山松書曰鄧后問厚曰大將軍鄧騭應

輔臣以不對曰不復習業捷為不應州郡三公之命方

應以此不合其旨萬曆二十四年刊

正有道公車特徵皆不就未建二年順帝特徵詔告郡縣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以病自上因陳漢三

百五十年之厄春秋命曆序曰四百年之間閉四門聽外難羣異並賊官有孽臣州有兵亂五

七弱暴漸之効也宋均注云五七三百宜蠲法改憲之

道蠲明也及消伏災異凡五事制書裏述有詔太醫致藥

太官賜羊酒及至拜議郎三遷為侍中特蒙引見訪以

時政四年厚上言今夏必盛寒當有疾疫蝗蟲之害是

歲果六州大蝗疫氣流行後又連上西北二方有兵氣

宜備邊寇車駕臨當西巡感厚言而止至陽嘉三年西

羌寇隴右明年烏桓圍度遼將軍耿曄永和元年復上

京師應有水患又當火災三公有免者蠻夷當反畔是

夏洛陽暴水殺千餘人至冬承福殿災大尉龐參免荆

交二州蠻夷賊殺長吏寇城郭又言陰臣近戚如黨當

受禍陰私也明年宋阿母與宦者褻信侯李元等遭姦廢

退阿母順帝乳母也後二年中常侍張達等復坐誣罔大

將軍梁商專恣悉伏誅每有災異厚輒上消救之法而

闡宦專政言不得信時大將軍梁冀威權傾朝遣弟侍

中不疑以車馬珍玩致遺於厚欲與相見厚不答固稱

病求退帝許之賜車馬錢帛歸家修黃老教授門生上

名錄者三千餘人太尉李固數薦言之太初元年梁太

萬曆一十四年刊

后詔備古禮以聘厚

古禮謂以束帛加璧安車蒲輪等

遂辭疾不就建

和三年太后復詔徵之經四年不至年八十二卒於家

策書弔祭鄉人諡曰文父門人為立廟郡文學掾史春

秋饗射常祠之

後漢書卷六十上

後漢書卷六十下

郎襄列傳第二十下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註

皇明國子監祭酒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郎顛傳

郎顛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字仲綏學京氏易善

風角星筭六日七分

京氏京房也作易傳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星筭謂

善天文筭數也易稽覽圖曰甲子卦氣起甲子六日八十分日之七鄭玄注云六以候也八十分為一日之七

者一卦六日七分也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安帝

徵之對策為諸儒表後拜吳令吳縣名屬會稽郡今蘇州縣也時卒有

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時日遣人參候果如

其言諸公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恥以占驗見知聞

徵書到夜縣印綬於縣廷而遁去遂終身不仕顓少傳

父業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常數百人晝研精

義夜占象度勤心銳思朝夕無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

正不就順帝時灾異屢見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顓乃

詣闕拜章曰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灾符所以譴告人主

責躬脩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灾異

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易稽覽圖曰凡異所生灾所起各以

其政變之則除其不可變則施之亦除鄭玄注云改其政者謂失火令則行水令失土令則行木令失金令則

行火令則灾除去也不可變謂殺賢者也施之者死者不可復生封禪其子孫使得血食則灾除也伏惟

陛下躬日昊之聽溫三省之勤思過念咎務消祗悔大

也易復卦初九曰無祗悔元吉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

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脩禮遵約蓋

惟上興革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睢政本周

詩序曰關睢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夫婦為政本也本立道生風行草從

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籥以

虛為德自近及遠者也籥如笛六孔鼓籥其形內虛而氣無窮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

橐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灾陽嘉元年冬恭陵百丈廡灾未

建元九年秋茂

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

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灾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

陰侵陽厥灾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燒居室

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永建六年宮殿官府多所構

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帝王記曰盤庚以耿在河北

不絕乃度河將徙都毫之殷地人吝嗥相怨不欲徙盤

庚乃作書三篇以告喻之今尚書盤庚三篇是也毫在

偃夏后卑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

貫何必改作臣愚以為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稟卹貧人

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

焉有應天養人為仁為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地祇陰

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

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

上下相冒亂也易稽覽圖曰日食之比陰得陽蒙之比

也邪臣謀覆冒其君先霧從夜昏起或從夜半或平旦

君不覺悟日中不解遂成蒙君復不覺悟下為霧也比

音又曰賢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

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

其節冰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

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

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

宜須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察眾政京房作以

為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

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天官書曰輿鬼南方之宿軒轅黃龍體女主後宮之象也

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

熒惑南方主夏為禮為視禮虧視失不行夏令則熒惑逆行也見天文志正月三日至乎九

日三公卦也凡卦法一為元士二為大夫三為三公四為諸侯五為王位六為宗廟前書曰梁人

焦延壽字贛長以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音義云分卦直日之法爻主一日即三日

九日並為三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春秋元命包曰魁下六星兩兩

公之曰也而比曰三台前書音義曰泰階三台也又黃帝泰階六

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

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尚

書曰君為元首臣作股肱言三公上象天之台階下象

人君同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詩小

體也

詩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注云節

高峻貌也喻三公之位人所高嚴也赫赫顯盛也師尹

三公也言三公之位天下之人共瞻視之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

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六斛四斗曰鍾左傳曰四斗為豆四

豆為區四區為釜四釜為鍾也○劉放曰注四斗為豆按斗當作升又云四釜為鍾四當作棲遲偃

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

之速以此消伏灾青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

委任三府三公也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

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

踈小網數謂緩於三公切於州郡也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

能面譽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
伏鑽鼎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書奏帝復
使對尚書使就尚書更對也顓對曰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
忠臣孝子言無隱情臣備生人倫視聽之類而稟性愚
戇不識忌諱故出死忘命懇懇重言重再也誠欲陛下脩
乾坤之德開日月之明披圖籍案經典覽帝王之務識
先後之政如有闕遺退而自改本文文武之業擬堯舜之
道攘災延慶號令天下此誠臣顓區區之願夙夜憂寐
盡心所計謹條序前章暢其旨趣謂前詣闕所上章也條便宜七
事具如狀對

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灾火炎赫迫近寢殿魂而
有靈猶將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便更
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本不常居而皆
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巨億為計易內傳曰人
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灾火是故魯僖遭旱脩政
自勅下鍾鼓之縣休繕治之官春秋考異記曰僖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僖公

憂閔玄服避舍釋更徯之府罷軍寇之誅去苛刻峻文
慘毒之教所蠲浮令四十五事曰方今天旱野無生稼
寡人當死百姓何罪不敢煩人請命願撫萬
人害以身塞無狀禱已舍齊南郊雨大澍也雖則不寧

而時雨自降左傳僖公六月雨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影響

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陽嘉二年正月日加申日在申時也風從

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為旱為徵故為

火及早也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求念百姓之勞罷將

作之官減彫文之飾損庖厨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

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諸侯

者天子為善一日天立應以善為惡一時天立應以惡

諸侯為善一時天立應以善為惡一時天立應以惡大

夫為善一歲天亦立應以善為惡一歲天亦立應以惡

一說云不旋日立應之不過時三辰間不過暮從今日

至明日也陽如是則景雲降集沴息矣景雲五色雲

即指天子也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顛

以陵園火災故引之也昔沴謂災氣二事去年已來兌卦用事類多不効易傳曰有貌無實

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為實清濁為貌易稽覽

圖曰有實無貌屈道人也鄭玄注曰有寒溫

無貌濁清靜此賢者屈道仕于不肖君也有貌濁清靜

無寒溫此佞人以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荏以虛

便巧仕於世也易稽覽圖曰侵消息者或陰專政或陰侵陽

事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効而寒溫不効也是以陰寒

侵犯消息鄭玄注溫卦以溫侵寒卦以寒侵陽者君也

陰者臣也專君政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溫

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寒者無寬之實也夫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
拔非所以求善贊務弘濟元元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
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春秋合誠圖曰至道不
遠三五而反宋均注云

三三正也五五行也三正五行王者改代之際會也能於此際自新如初則通無窮也

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動涉歷天門災成

戊巳戊亥之間為天門也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

之可知夫灾者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逾于天

精感變出以戒人君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

數年以來穀收稍減家貧戶饑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

誰與足水旱之灾雖尚未至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

子曰人之飢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綿袍

單烏木器無文前書曰孝文帝身衣弋絺足履革烏兵木無乃衣縑無文約身薄賦

致升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

幸甚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故高宗以享福高宗殷王

武丁也尚書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雉祖已曰雉者野鳥升于鼎者欲為用也無則遠方將有

來朝者故武丁內反諸已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彫日見德之有報之

疾也帝王紀曰高宗饗國五十有九年年百歲也宋景以延年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熒惑在

心召子韋問焉子韋曰禍當君雖然可移宰相公曰宰相寡人所與理國家也曰可移於人公曰人死寡人將

誰為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人餓誰以我為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熒惑必退三舍一

舍行七星星當一年君延二

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

洪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庶子也熒惑以去年春分後十

六日在婁五度婁西方宿也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九度

翼南方宿也今反在柳三度柳東方宿也則不及五十餘度言熒惑行

也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出

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後宮也熒惑者至

陽之精也天之使也熒惑南方火盛陽之精也天文而要集曰天有五帝五星為之使而

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意昭然可

見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動以千

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

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

傾宮之女表商容之間尚書大傳曰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歸傾宮之女以理

人倫以表其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

宮人以違天意故皇胤多天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怒

莫敢戲豫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深恩宜

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惟陛下丁

寧再三留神於此左右貴倖亦宜惟臣之言以悟陛下

蓋善言古者合於今善言天者合於人前書曰武帝詔曰善言天者必有

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願訪問百僚有違臣言者臣當受苟言

之罪

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巳丑夜有白氣從西

方天苑趨左入玉井數日乃滅續漢志曰時客星氣白廣二尺長五丈起

天苑西南二宮書曰西有勾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旂參星下四小星為玉井其外四星

左右肩 春秋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春秋

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 大火為大

辰罰又為大辰爾雅曰罰謂之大辰也 北極亦為大辰爾雅曰北極謂之北

辰李巡曰北極天心也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也 所以孛一宿而連三宿者言

北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則

此三星以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天宮

參為白虎下有三星曰罰為斬刈之 變見西方亦應三

輔凡金氣為變發在秋節西方白氣入玉井 臣恐立秋

以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使

敬授人時輕徭役薄賦歛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回

選賢能以鎮撫之回易 金精之變責歸上司上司謂司馬也建武

二十七年改為太尉韓詩外傳曰司馬主天陰 宜以五

月丙午遣太尉服于戚建井旗干楯也戚斧也西方主

以厭金氣也井南方火宿也鳥隼曰旗也 書玉板之策

引白氣之異書祝辭於玉板也 於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

滅妖氣蓋以火勝金轉禍為福也以五月丙午日火勝金也

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

氣色白而純者名為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春者

政變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各考事考劾 其所考者或

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立猶定也時考問延 多

萬曆二十四年刊

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為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

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已內省以備後灾凡諸考

案并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

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則譴在中台譴責也韓詩外傳曰

三公者何司空司徒司馬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地司徒

主人故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山陵崩絕川谷

不流責之司空五穀不殖草木不茂責之司徒甲乙東

方主春生殖五穀之時也而白虹以甲乙日見明責在

也司徒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時劉崎為司徒至久無虛

已進賢之策天下與議異人同咨且立春以來金氣再

見謂元年閏十二月己丑夜有白氣入玉井金能勝木

必有兵氣宜黜司徒以應天意陛下不早禳之將負巨

言遺患百姓

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

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基當作基謂以三基之法

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陰陽氣周而復始

萬物死而復蘇大統之始故王命一節為之十歲也

詩汜歷樞曰卯酉為革政午亥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

候聽宋均注云神陽氣君象也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

與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於易雄雌祕歷今值困

乏凡九二困者衆小人欲共困害君子也經曰困而不

失其所其唯君子乎易困卦唯獨賢聖之君遭困遇險

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易困卦曰澤無水困君子以致

命遂志困卦坎上允上坎為水

萬曆二十四年刊

兌為澤水在澤下是謂竭涸之象故以喻因
致命命遂志謂君子委命固窮不離於道也 陛下乃者

潛龍養德幽隱屈尼謂順帝為太子即位之元紫宮驚

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妖祥未盡君子思患而

豫防之臣以為戊仲已竟來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

之罪至今適三百載自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至順帝陽嘉二年合三百零九年也宜因

斯際大蠲法令官名稱號與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為

小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為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

舉方正徵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恐

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臺詔顯曰對云白虹貫日

變常也朝廷幸由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

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以致災或改舊以除異

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以實對顯對

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導萬物王者因天

視聽奉順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禮記月令孟春

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仲春安萌牙養幼少而今立

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見掩

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皆臣下執事刻急

所致殆非朝廷優寬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舉

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尚書曰知每

有選用輒參之掾屬也參豫公府門巷賓客填集送去迎

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謁各遣子弟克塞道路

開長姦門與致浮偽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

衡宮禁嚴密北斗魁星第三為機第五為衡於天文為喉舌李固對策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有

北斗主為喉舌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出納王命也私曲之意羌不得通偏黨之

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欲使尚書專掌選也臣誠

愚戇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

三百載計歷改憲春秋保乾圖曰陽起於一天帝為北辰氣成於三以立五神三五展轉機

以動運故三百歲斗歷改憲也。劉歆曰按文計當作斗汪文可見蓋斗字似草書計字後人因誤之三

百四歲為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易乾鑿度孔子

曰立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各三百四歲五德備凡千五百二十歲太終復初故曰五行更用更猶變改

也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禮記月令孟春天子

衣青衣衣服倉玉孟夏則衣朱衣服赤玉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

禁漸以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也

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

去奢即儉以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

道或出或處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以

除災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

始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臣顓愚蔽不足

以荅聖問顓又上書薦黃瓊李固并陳消災之術曰臣

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不

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罰征營惶怖靡知厝身臣聞

剡舟剡楫將欲濟江海也易曰黃帝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聘賢選佐將

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為用羣龍喻賢臣也鄭玄注易乾卦云爻

皆體乾羣龍之象舜既受禪禹與稷契咎繇之屬並在朝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

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曰赫赫王命仲山

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詩大雅也將行也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

也言國有善惡仲山甫皆明之宣王是賴以致雍熙陛下踐祚以來動

心衆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二公九卿也是以灾害屢臻

四國未寧臣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以得賢為功失

士為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爵以進德則其情不苟

然後使君子恥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

聽來無所樂進無所趨無爵賞也則皆懷歸藪澤修其故志

矣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為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

人望逆天統則灾青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灾青降則下

呼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戾其咎由此

四始謂關雎為國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缺猶廢也翼奉傳曰易有陰陽

五際孟康曰韓詩外傳云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豈可不剛

健篤實矜矜慄慄以守天功盛德大業乎易繫辭曰日新之謂盛德

謂大業臣伏見光祿大夫江夏黃瓊耽樂道術清亮自

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七下 列傳 十三

道隱可也國有道則衮冕而執玉也

又果於從政明達變復言明於變異消復之術也

朝廷前加優寵賓於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謂之大音

其動有時故希聲也無所不容謂之大器其功既博故晚成也善人為國三年乃立天

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陛下宜

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京師以慰天下又處士

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絜白之節

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元

精所生王之佐臣元為天精謂之精氣春秋演孔圖曰正氣為帝問氣為臣宮商為佐秀氣為人天之生固必為聖漢宜蒙特徵以示四方夫有出

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子奇穉

齒化阿有聲子奇齊人年十八為阿邑宰出食廩以振貧乏邑內大化見說苑若還瓊

徵固任以時政伊尹傳說不足為比則可垂景光致休

祥矣臣顛明不知人伏聽衆言百姓所歸臧否共歎願

汎問百僚覈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為欺國惟留聖神

不以人廢言謹復條便宜四事附奏於左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公羊傳曰元年春正月元

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

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禮記正月迎春於東郊還

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順助元氣含

行慶施惠下及兆人慶賞遂行無有不當

萬曆二十四年刊

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

睦五緯五星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

爾雅曰風而雨土為霾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

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影響而自從

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太陽以象人

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

事無虛作豈獨陛下倦於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帷幄

謂謀謨之臣也何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

能勤求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臣之所

陳輒以太陽為先者明其不可久闇急當改正其異

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

留明思

二事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今月

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

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周書時訓曰春分之日玄鳥至又五

日雷轟乃發聲雷不發聲諸侯失人也易曰雷出地奮豫豫卦坤下震上坤

地上故曰雷出地豫奮動也豫喜也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殷盛也薦

進也上帝天帝也雷動於地萬物喜豫作樂之象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陰除

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易解卦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

甲坼也故經曰雷以動之雨以潤之易說卦文王者崇寬大順

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
雷不雷太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也天
網恢恢疏而不失老子之文也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
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璇璣動作與天相應雷
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則雷反作其時
無歲雷以冬鳴則歲飢也陛下若欲除灾昭祉順天致和宜察臣
下尤酷害者亟加斥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悅和雷聲乃
發大皓天也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
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

堂布政之宮春秋元命包曰房四星心三星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

年穀豐歲星守心為重華故年豐也尚書洪範記曰月行中道移節

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天官書曰歲星一曰攝提一曰重華也重華者

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

同合大白金也歲星木也金克木故相賊也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

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卯為房心宋之分也石氏經曰石氏魏人石中夫也

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為

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飢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

務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五緯五星也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

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

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春當東風也朝廷勞

心廣為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春旱以甲乙日為倉

龍一長八尺居中央為小龍五各長四尺於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

夏以丙丁日為赤龍服赤衣季夏以戊巳日為黃龍服黃衣秋以庚辛日為白龍服白衣冬以癸巳日為黑龍服黑衣牲各依其方色皆燔雄雞燒狼豬尾於里北門

及市中以祈焉禮記歲旱曾穆公問於縣子縣子曰為之從市不亦可乎見檀弓篇

臣聞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

在責已若令雨可請降水可禳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

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不在祈禱立春以來未見

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

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織介牢獄克盈臣聞恭陵火

處比有光曜比類也時恭陵百丈無災仍有光曜不絕明此天災非人之咎

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

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一穀不登則

飢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

九年之水人有十載之蓄者簡稅防災為其方也簡少也方

法也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

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

朝而天不雨則臣為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書奏特

詔拜郎中辭病不就即去歸家至四月京師地震遂陷

陽嘉二年四月己亥地震六月其夏大旱秋鮮卑入馬邑

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陽嘉二年七月皆略如

顛言後復公車徵不行同郡孫禮者積惡凶暴好游俠

與其同里人常慕顛名德欲與親善顛不顧以此結怨

遂為禮所殺

襄楷傳

襄楷字公矩平原隰陰人也風俗通曰襄姓楚大夫襄老之後隰陰縣在隰水之

南故城在今齊州臨邑縣西也好學博古善天文陰陽之術桓帝時宦

官專朝政刑暴濫又比失皇子災異尤數延熹九年楷

自家詣闕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

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

萬世之法堯年一百一十七歲舜年一百一十二歲言百年舉全數臣切見去歲五

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坐出端門不軌常道天官書曰大微南四星中

為端門軌猶依也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耀

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帝之

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太白金也熒惑火也天文志曰逆夏令傷金氣罰星也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

繼嗣今年歲星又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切執法天

書曰端門左右星為掖門太微南四星為執法切為迫近也歲為木精好生惡殺而

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脩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七十六

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

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鼈城傍竹栢之葉有傷枯者續漢志曰

延熹元年洛陽城傍竹栢葉有傷者臣聞於師曰栢傷竹枯不出三年天

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

誼續漢志曰栢帝延熹九年三月京師有火光轉行人相驚謀於占亦與竹栢枯同

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雷而臣作威作福刑罰

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

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謝承書曰劉瓚字文理平原人也遷太原太守郡有豪強中官

親戚為百姓所患瓚深疾之到官收其魁帥殺之所臧

匿主人悉坐伏誅栢帝徵詣廷尉以瓚宗室不忍致之

于刑使自殺成瑨字幼平弘農人遷南陽太守時栢帝

美人外親張子禁怙恃榮貴不畏法網瑨與功曹岑暉

詔廷尉尉下獄死瓚音質瑨音晉而陛下受閹豎之譖

乃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瓚等不見採察時太尉陳蕃司徒劉

矩司空劉茂共上書訟瓚等帝不納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

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黃石公三畧曰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當

其害達賢者福流子孫疾賢者名不全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誅伐梁寇

孫鄧並見族滅梁冀寇榮孫鄧萬世等也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

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諒以感悟聖朝特引農五

言據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遂上書云願與李雲同日死也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

天下之人咸知其冤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

所以重人命也頃數十歲以來州郡觀習又欲避請讞

之煩廣雅曰讞疑也謂罪有疑者讞於廷尉也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

生自已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冤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

自此而起淫過也左傳曰陰淫寒疾陽淫熱疾昔文正一妻誕致十子史記

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同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冉季載同母兄弟十人也

今官女數千未聞慶育宜脩德省

刑以廣螽斯之祚詩國風序曰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注言若多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注

云螽斯蛇蟠也凡有情慾者無不妬忌唯蛇蟠不爾各得受氣而生子故以喻焉祚福也又七年六

月十三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延熹七年也京

山松曰長可百餘尺扶風有星隕為石聲聞三郡夫龍形狀不一

小大無常故周易况之大人帝王以為符瑞大人天子也乾卦九

五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九五處天子之位故以飛龍喻焉尚書中候曰舜沈璧於清河黃龍負圖出水或

聞河內龍死諱以為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

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璧以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

祖龍謂秦始皇也樂資春秋後傳曰使者鄭客入函谷至平舒見素車白馬曰吾華山君願以一牘致瀉池君

子之咸陽過瀉池見一大梓樹有文石取以扣樹當有應者以書與之鄭客如其言見宮闕如王者居謁者出

受書入有頃云始皇逃之死於沙丘史記曰始皇崩於沙丘平臺沙丘在

今年祖龍死今刑州平鄉縣東北王莽天鳳二年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莽

傳曰時訛言黃龍墜地死黃山宮中百姓奔走往觀者乃有萬數莽惡之捕繫詰語所從起而竟不得後

漢誅莽光武復興虛言猶然况於實郭夫星辰麗天猶

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類墜

者失執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為楚所執左傳魯僖公十六年

隕石于宋五隕星也至二十年諸侯會宋公于孟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秦之亡也石隕東

郡史記始皇三十六年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人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盡取石傍舍誅

之因燔其石劉敞曰注盡取石傍舍誅之按史記作石旁居人舍字誤

今隕扶風與先帝園陵相近桓帝延熹七年隕石于鄠鄠屬扶風與高帝諸陵相近也不有大喪必有

畔逆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

也延熹五年太學西門自壞入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

孝經援神契曰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

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太學天子教化之宮

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京房易傳曰

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並時而

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公羊

傳曰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以異麟非中國獸也臣前上琅邪宮崇受干吉

神書不合明德干姓吉名也神書即今道家太平經也其經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部

每部一十七卷也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

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布穀一名戴維一名戴勝蟋蟀促織也春秋考異郵曰孟夏戴

勝降立秋促織鳴言雖微物不失信也維音始極反臣雖至賤誠願賜清問極盡

所言書奏不省十餘日復上書曰臣伏見太白北入數

日復出東方其占當有大兵中國弱四夷彊臣又推步

熒惑今當出而潛必有陰謀皆由獄多冤結忠臣被戮

德星所以久守執法亦為此也德星歲星也陛下宜承天意

理察冤獄為劉瓊成瑨虧除罪辟追錄李雲杜眾等子

孫夫天子事天不孝則日食星鬪比年日食於正朔延熹

八年正月辛巳朔日食九年正月辛卯朔日食三光不明五緯錯戾前者宮崇

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為本亦有興國廣嗣之

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亂不興太平

帝王篇曰真人問神人曰吾欲使帝王立致太平豈可

聞邪神人言但順天地之道不失銖分則立致太平元

氣有三名為太陽太陰中和形體有三名為天地人天

有三名為日月星北極為中也地有三名為山川與平

土人有三名為父母子政有三名為君臣人此三者常

相得腹心不失銖分使其同一憂合成一家立致太平

延年不疑也又問曰今何故其生子少也天師曰

子之言也但施不得其意耳如令施其人欲生也開

王戶施種於中比若春種於地也十十相應和而生

施不以其時比若十月種物於地也十十盡死因無

者真人欲重知其審令無子之女雖日百施其中猶無

所生也不得其所生之處比若此矣是故古者聖賢不

-5 122 45 928" data-label="Text">

妄施於不生之地也名為十種竭氣而無所生成今太

平氣到或有不生子者反斷絕天地之統使國少人理

國之道多人則國富少人則國貧今天上皇孝冲孝質

之氣已到天皇氣生物乃當萬倍其初天地

頻世短祚臣又聞之得主所好自非正道神為生虐故

周衰諸侯以力征相尚於是夏育申休宋萬彭生任鄙

之徒生於其時並多力之人也夏育衛人力舉千鈞宋

萬宋人殺昏公遇大夫仇牧於門批而

殺之齒著門闔彭生齊人拉魯桓公幹而殺之殷紂好

范睢曰以任鄙之力焉而死申休未詳何世也

色姐已是出為妻常與沉湎於酒事見列女傳

為妻常與沉湎於酒事見列女傳

為妻常與沉湎於酒事見列女傳

為妻常與沉湎於酒事見列女傳

為妻常與沉湎於酒事見列女傳

為妻常與沉湎於酒事見列女傳

為妻常與沉湎於酒事見列女傳

為妻常與沉湎於酒事見列女傳

-5 122 45 928" data-label="Text">

為妻常與沉湎於酒事見列女傳

好龍真龍游廷

子張見魯哀公也七日哀公不禮子張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

葉公子高好畫龍天龍聞之降之窺頭於牖葉公子高見之棄而反走五色無主是葉公子高好夫似龍而非好真龍也

事見新序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

係嗣未兆豈不為此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

明當給使主市里也

山陽公載記曰市垣二十二星而帝座居其中宦者四星唯供市買

之事今乃反處常伯之位實非天意

常伯侍中也尚書曰常伯常任又

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

浮屠即佛陀但聲轉耳並謂佛也解見楚王英傳此

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慾不

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

為浮屠

或聞言當時言也老子西入夷狄始為浮屠之化

浮屠不三宿桑下不

欲父生恩愛精之至也

言浮屠之人寄桑下者不經三宿便即移去示無愛戀之心也

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

四十一

經天神獻玉女於佛佛曰此是革囊盛眾穢耳

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

姪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奈何欲

如黃老乎書上即召詔尚書問狀

劉攽曰案文詔當作詰楷曰臣

聞古者本無宦官武帝末春秋高數游後宮始置之耳

元帝時任宦者石顯為中書令前將軍蕭望之等曰尚書百官之本宜以公正處之武帝游晏後廷故用宦者

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法後稍見任至於順帝遂益繁熾

今陛下爵之十倍於前至今無繼嗣者豈獨好之而使

之然乎尚書上其對詔下有司處正尚書承旨奏曰宦

者之官非近世所置漢初張澤為大謁者佐絳侯誅諸

呂張澤闡人也絳侯周勃誅諸呂乃迎立代王入宮顧

告之乃去此其佐誅諸呂之功見前書孝文使趙談參乘而子孫昌盛文

使宦者趙談參乘袁益伏車前曰陛下獨奈何與刀鋸帝

其後呂盛也楷不正辭理指陳要務而析言破律違背經藝

假借星宿偽託神靈謂上于吉神書也造合私意誣上罔事請

下司隸正楷罪法收送洛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然皆

天文恒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論刑前書曰司寇二歲刑初順帝

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干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

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日號太平清領書

今潤州有曲陽山有神溪水定州有曲陽山有神溪水

海州有曲陽城北有羽潭水壽州有曲陽城又有北溪

水而干吉宮崇並琅邪人蓋東海曲陽是也縹青白也

素縑也以朱為介道首縹也自題目也太平經曰吾書

中善者悉使青下而丹日合乎吾之道乃丹青之信也

青者主仁而有心赤者太陽天之正色也江表傳時有

道士琅邪干吉先寓居東方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

書制作符水以療病吳會人多事之孫策嘗於郡城樓

上請會賓客吉乃盛服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

下樓拜之掌客者禁訶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諸事之者

下授人以言用使神吏應氣而往來也人眾得之謂神
呪也呪百中百十中十其呪有可使神為除災疾用之
所向無不愈也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頗
有其書焉及靈帝即位以楷書為然太傅陳蕃舉方正
不就鄉里宗之每太守至輒致禮請中平中與荀爽鄭
玄俱以博士徵不至卒于家

論曰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前書武帝策茂才之詞也而

張衡亦云天文歷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郎顛襄楷

能仰瞻俯察參諸人事禍福吉凶既應引之教義亦明

此蓋道術所以有補於時後人所當取鑒者也然而其

敝好巫故君子不以專心焉好巫謂好鬼神之事也

其敝也巫

贊曰仲桓術深蒲車屢尋頻徵蘇竟飛書清我舊陰陰

屬南陽與光武同郡故云我舊也襄郎灾戒寔由政淫

卷六十下終

郎纂列傳第二十下

